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義俠類

萬履安為同年調藥餌 鄆縣萬泰，字履安，明孝廉。明亡後，嘗一客嶺外。舟還，有毛汙者與之同年，道病疫且死，舟人俱欲棄之，萬不可，躬為調藥餌，時起臥，汙得生。而萬泰遂病不起，卒年六□。

汪文卿贖胡士驊妻子

婺源汪光翰，字文卿，明崇禎末客川南道景陵胡恆幕，入本朝不仕。當恆駐邛州時，張獻忠陷成都，分兵徇邛，恆命光翰出調兵。未至，城陷，恆與士驊戰死，闔門遇害，惟士驊妻朱氏挈其幼子峨生匿民間得脫。賊武大定聞朱有殊色，劫致之，朱乃斃面毀容以自免。光翰聞關夷俟中，得朱氏母子所在，事之甚謹。值歲大饑，斗米□金，光翰百計保護，或以經書教授為塾師，或操奇贏坐市肆中，得錢以供朱氏母子饘粥，二□餘年不倦。朱教子嚴，峨生亦讀書，知自奮。蜀平，峽路通，光翰乃躬送其歸景陵。

唐自仁護主

唐自仁者，唐氏之僕也。頗偉精悍，有膽識。役於唐者三世，能護主於難，養主於生，僕也而有行，義士矣。順治初，寇氛未靖，居民相率逃竄，仁之主家七口匿山谷，獨留仁於家，日貯飯蔬碗匕之屬於筐，齎以餉之。一日遇賊山椒，賊遽刃之，仁仆伴死，賊遠乃起。

初，仁之衣製高領，密縫布七層，防不虞。及是，刃痕五層而止，利在迎刃而速仆，入故未竟，不者，殆已。越數日，賊益涌至，掠家中物，仁睨賊某獨攫百金。賊共雄視仁，招為黨，陽諾之。隨至賊所止地，先覩得某賊匿金處，乘間納諸懷，某懼眾攻其私，忍弗敢張。明日，給賊，賭騎射，眾方整饬具輶，仁躍馬著鞭而逸，竟得脫。急跡主眷屬，得伯仲二稚，問主何在，曰：「餓已三日，父覓食未回，母先被擄。」仁攜稚安置，乃出，遇主山峽中，導與稚一處。又出訪主母，聞以殉節投水死，族有葬之者。號痛而反，乃棲主於幽僻之地，資前金，力作以濟之。

戚三為盛三贖婦

大兵下江陰，殺其民之以城抗者，而俘其婦。戚三鉞項，仆城下，得不死。獨念婦王氏被俘，默禱於神，夜夢神授以字，曰：「為汝贖婦者，戚三也。」寤而歎曰：「我即戚三耳，尚誰贖婦哉？」明，遇人於蕩間，則尋婦者盛三也。戚憶夢中所見戚字，中模糊，有似於盛，遂同行。至江寧，揭訪帖於亭。或有告戚以婦所者，索酬金，戚曰：「吾實不持金，向所揭，誑耳。」曰：「然則贖亦無金耶？」曰：「無之。」曰：「然則雖告以所在而安庸也，速去之。」戚挽之泣。其人視其揭，沈思有頃，曰：「若苟善書，客有僱書手書《楞嚴》百部於報恩塔者，可得值也。」戚受雇而半貸於人，得□金，贖之綠旗郝將軍部下。將軍婦受金，陽不解，鞭逐之，且不肯還金。時盛同往，泣曰：「此金非他，江陰戚三傭書以贖婦者也。城陷家破，所不憚瀕死以丐此金者，為婦在耳。婦未還而金又失，豈謂城陷時不能死耶？吾，盛三也，今偕戚三來，終不令戚三獨死此矣。」號而譁。聞於將軍，義之，許還婦。及還，則盛三婦也。

先是，盛婦被俘，來密書，曰：「江陰盛三婦在郝將軍旗。」而盛字中蝕，有似於戚，故是時告者竟誤盛為戚，而指以所也。盛曰：「奈何以戚三金而為盛三贖婦耶？願夫婦鬻於旗，還戚值，而佐戚覓婦。」郝曰：「勿庸。」紅旗張將軍方需役，薦之張，得值二□金，盡予戚，而盛留旗下供役。晚除馬通，聞旁室婦與人語，操里音，盛乃操里音歌曰：「二□一，是七三，託我尋汝來江南。」少頃，婦亦操里音微吟曰：「一□一，是王氏，願為七三告七四。」盛聞之，大喜，曰：「是矣。」急呼戚躡至，婦已去。次日，盛偕戚語郝，郝為探之，得實，遂同詣張，請贖之。張執不可，且曰：「是婦有色，值昂，金固不足。且已留此婦，何贖焉？」二人者固爭，郝亦力為之言。久之，盛乃揮己婦出，訣曰：「吾與戚三同來，矢不獨還。今戚三以傭書金贖汝，書尚未盡償，而吾與汝空鬻身，無以報戚，何用獨贖為？汝仍還郝，吾與戚同去，赴江水死耳。」以婦交郝，返張值，既拜郝及張，相將牽臂出，且號且行，而戚婦與盛婦俱號。時張之部曲有願出金代贖者，有涕泣者，至是，張心動，謂郝曰：「止，吾安惜以一婦全兩家也。雖然，婦值不止是，而減值以贖，則無以示來者。且此值，盛值也。盛為戚鬻身，吾何能獨遣妻而反留盛？」因並遣盛、戚，而以二□金分之，為歸里資，於是各懼呼謝去。過傭書所，二人夫婦皆善書，請各書以償，主者感之，不聽，乃合書一部，以貯之報恩塔。

劉顯之返韓生白柩

劉必顯，字顯之，魯人。文筆矯異，慷慨好義。韓生白延之於家，教其子仲美。久之，生白為許州同知，明崇禎壬午，城陷，死之。仲美縉經往迎柩，時寇賊充斥，豫州路鮮行人，戚友惴惴無從者。顯之適來視仲美，知將南行，因問曰：「千里畏途，道第不可行也，仗劍從子者幾何人？」仲美曰：「未敢以煩親知也。」顯之毅然請從，不返舍，即襍被行矣。

行次東明，晤舊邑令辛某，以別墅止之，顯之不可。次長垣，潰兵滿野，城中戒嚴，閉城中者□日。出而次開州，輾轉至滑縣，越衛輝，抵新鄉，仲美病，不能前，計無復之。顯之將隻身渡河而南，仲美難之，顯之決請前。會有鄆陵人單騎北來者，顯之跨一馬從之南下，仲美乃作書貽河南故知及當路，令往取進止，以七日為期。

後二□餘日音問杳然，仲美憂甚，日扶病號於河干。忽見鶉衣鬻面徒步來者，依稀似顯之，仲美疾趨而前，泣問曰：「先生，人耶，鬼耶？」顯之曰：「幸甚，無恙。汝父柩在後，舊僕王代興扶之，旦夕至矣。」仲美乃拜，伏地哭，執手問狀。顯之曰：「別汝後，即至新鄭，賊騎蔽野，見予大驚，鳴鉦發礮。予夜宿林薄間，日叩邨人，語以故，隔垣度食，得以無甚餒。越滎陽、長葛，久之，達許州。城破後，居民四散，屢問無知者。遇一人，自言為田忠，尊先公舊役也，道殉難事甚詳，並指藏衣冠地以相示，且曰：『一二殘民，感先公遺惠，已伐北壇柏為柩焉。』乃導予往。舊僕惟代興在，侍香火，受邑人弔唁。邑人致牟麥，給朝夕，困甚矣，因治裝將還。時府之委員挽留，且將申上臺請贖，有舊例。予卻之，即售馬，得百五□金，僦二輿夫，倍之為行計，而代興有前討賊時俘婦為室，不欲北。予與田忠曲喻之以大義，且曰：『北歸便。』乃各就道。夜宿黃河，突有南陳叛兵至，盡劫行裝，殺輿夫二人，予裸身越牆伏河畔，僅免。體無寸縷，邨媪投一帕，蔽下體，乃號於市曰：『我山東庠生來迎許州死難同知韓公靈柩者也。以親知之誼，故冒險前來，今被劫，不能前矣。其子某俟於河干，若輩有能扶輓過河者，當重酬。』時河南被兵久，里人各分若自衛，有張、王兩人，皆若主也，感予言而前，曰：『公好義，天下豈無義士乎？』乃遣四人擁護而前，三日，北渡河矣。予急返先公柩，前函實未投也。」仲美搶地哭，不能起。少旋，柩果至，乃泝衛河以歸。

白羽皇濁金

廣昌白羽皇文學朝宁，順治初之隱君子也。家固貧，而好施予，歲以教授所得金供甘旨，資衣食，有所餘輒以周人之急。一日，行於道，聞婦人哭甚哀，訊之，則云夫為賊誣，獄急，將鬻女。惻然，出袖中金與之，問姓名，不答竟去。及羽皇卒，忽有一人攜妻女至柩前哭，伏地叩頭，至流血，曰：「我邱安宇也，受公厚恩，不能報，奈何死乎？」家人詢之，安宇備述其故，家人始知羽皇有濁金事。

田馨野納鄉人

兗州田馨野，名生蘭，以明末盜賊蠭起，自兗南徙，展轉於淮陰、秦郵、廣陵之間，繼遷江寧。而鼎革，王師南下，群不逞之徒乘亂搆擊，日尋戈矛以修私怨，豪帥馬某所隸士卒素不馴，爭欲得而甘心焉。田有鄉人某，亦隸馬戲下。一夕，攜眷屬數□□詣田乞避害，田納之。或持械大呼於門曰：「速出之，可免禍，否則汝家毀矣。」田曰：「彼雖非張儉，我獨不能為孔融耶？」不聽。諸亡賴亦稍稍散去。比事定，絕口不復言。

王某妻代人徙邊

王某，佚其名，如皋隸也。任俠好義。本朝定鼎，同邑布衣許德溥不肯雜髮，刺臂誓死，有可以抗令棄之市，妻當徙。王知之，高德溥之義，欲脫其妻而無術，乃終夜歔歔不成寐。其妻怪之，問曰：「君何為彷徨如此耶？」王不答。妻又曰：「君何為彷徨如此耶？」曰：「非爾婦人所知也。」妻曰：「子毋以我為婦人也而忽之。子第語我，我能為子籌之。」王語之故。妻曰：「子高德溥之義而欲脫其妻，此豪傑之舉也。誠得一人代之可矣。」王曰：「然，顧安得其人？」妻曰：「吾願代以行。」王曰：「然乎，戲耶？」妻曰：「誠然，何戲之有！」王乃伏地頓首謝。旋以告德溥妻，使匿母家，而王夫婦即就道，每經郡縣驛舍就驗時，儼然官役解罪婦也。歷數千里，抵徙所，風霜艱苦，甘之不厭。於是皋人感之，為斂金贖之歸，由是夫婦得終老於家。

胡義勤待主人

順治乙酉，杜濬侍父母居金陵，僮奴□餘輩，多挈妻子叛去，走部落營伍，竄入兵籍。不數日，飛騎至，立馬主人門，舉鞭指畫，放言無忌，以示得意，甚者且拔刀斫庭柱，叫呼索酒食，不得，則恣意大罵。老僕胡義勤見之，獨切齒痛恨。別一奴亦已隸尺籍，私來說義勤去，義勤謝之曰：「人各有命，爾本當得意，一旦遭時，自奮發。吾命薄，與主人同，願共守饑寒而已。」此奴亦頗慚其言，自是不復來罵主人矣。

義勤，濬兄方朔之乳媪之子也。方朔自金陵攜眷歸黃岡時，義勤適以他事阻江外。方朔之歿，義勤逾年而知之，則大慟，即日惶遽，自千里外奔故鄉，哭方朔。跳擲號吼，嘔血數升，遂得喘病，因寄食於方朔之婿曹氏家而養痾焉。居一年，病稍間，曹稍役使之，義勤慨然歎曰：「吾聞忠良之臣不事二姓。僕，猶臣也。今曹氏雖為先主翁之婿，然其姓則曹，亦二姓矣，吾奈何遂事之？五□老奴而仰面於又一姓，良足羞也。且吾未嘗受先主翁命，事之，尤無名。」於是復來金陵依濬，則老病可憐，耳聾益甚。濬既素義其為人，且重念方朔，待之甚優，命視管鑰而已。濬，字于皇，黃岡人。

張三愛不去其主

張三愛，歙人。年四□不娶，受役於人。其主貧，或告曰：「去之可乎？」張曰：「否，三愛之主在，不並受他人恩也。」主老而補賦，縣令索租急，當予杖，三愛屢代主受笞，至百數不少對。三愛為人修長，且健筋力。多種蔬售之市，悉以其貲歸，購肉以奉主，且曰：「主老，不忍使其一日缺爨肉也。」

胡端友救幼主

胡端友，寧鄉人，劉光初之僕也。順治丙戌，光初妻胡氏遇賊於花橋，自知不免，以幼子付端友。端友負而逃，遇賊力奔始得脫，至家釋負，倒地暈絕，逾時始蘇。

蔣爾直負主骨歸

蔣爾直，湘陰人，蔣之茶僕也。之茶客死於粵，囊餘三百金，爾直倡言攜資負主骨歸。同伴三人私議殺爾直而分其金，爾直知之，挈資先遁，俟三人散去復返，負骨數千里，冒鋒鏑歸。及沒，之茶子為之服齊衰三日。

張瑛納趙氏釋子

順治己丑姜瓖之亂，汾陽東官村有趙某者被劫，男婦均被殺，僅餘一釋子奔至張瑛所，納之。匪往索，瑛曰：「是不可。必欲得者，吾兩村且鬪，視強弱。」及亂平，瑛助釋子白諸官，治罪者□餘人。瑛，字玉采，汾陽人。

楊碩父收瞿式耜張同敵尸

順治庚寅□一月，定南壯武王孔有德之軍抵靈川，入嚴關，起兵之明遺民張同敵乃乘夜獨泅灘江入桂林，見明桂王之廣西巡撫瞿式耜，相對泣，誓以死。王既下會城，執瞿、張令降，不從，幽之月餘而後殺諸市。瞿被執，時家屬匿楊蓺所。蓺，字碩父，瞿之幕客也。事發，并執蓺，蓺不屈，王義而釋之。瞿死，蓺服衰絰，懸楮錢滿衣，行窵窵有聲，號哭營市間，見纓弁袴鞬短後衣者輒叩頭，請言於王收殮主人。王聞之，曰：「瞿某有客義若此乎？」并同敵尸許之，遂得葬。

性因上書言收瞿張尸事

當瞿式耜、張同敵未收殮時，有僧性因者，即永明王時之給事中金堡也，謫戍不赴，披剃於桂林之茅坪庵，亦上書定南壯武王，言收殮瞿、張事。其略曰：「古之成大業者必表揚忠節，殺其身而愛敬之，若唐高祖之於堯君素，周世宗之於劉仁贍，元世祖之祭文天祥，明太祖之祠福壽是也。衰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，皆受命於天以分任乾坤之事，天下無功臣，則世道不平，天下無忠臣，則人心不正。事雖殊軌，道實同源。王既殺兩人，則忠臣之忠見，功臣之功亦見矣，抑又王見德之時也。夫殺兩人於生，王所以為功於本朝也，禮兩人於死，王所以為德於天下萬世也。請具衣冠為兩人殮，并擇付親知歸葬故里，則王播仁義之譽無窮矣。」侍者詣府將投書，遇蓺，知已得請，遂不上。

文周匿故主妻孥

順治辛卯，大兵破舟山，董幼安志寧妻孥在急捕中。其僕文周者匿之，挺身赴官，鍛鍊幾死而卒不一言，迺獲免。泊後，悼其主之祀絕也，獨以縞衣蔬食終其身。

張某養夏士友母

江夏夏士友孝母，以孝子名於時。某歲以疾卒，母痛其亡而自悲七□之年將擠於溝壑也，日夕哭之哀。有張某者，晉人也，僦居江夏，與之鄰。聞而詢於人，人告之故。曰：「嘻，世固有孝子其人哉？世固有孝子其人而母不得終養者哉？我養若母，且我得與夏子為兄弟行也。幸甚！」亟趨詣其家，匍匐母前，願為義子。月供薪米，奉以終身。

吳自充焚券

吳幼符，名自充，歙人。性慷慨。嘗假人以金，年三□三而病卒，取其券焚之。謂其妻子曰：「吾之餘財足給饘粥，無求多人，當其來貸時，吾已心贈之矣。」

徐曰彥殮估客

徐長猷，字曰彥，廣濟人。□歲時，侍父於臨洮官舍。比長，好客遊。某歲返棹時，有江西估客附舟，病且死，舟子利其貨，夜取尸沈之水。僮僕聞之以告，曰彥乃召舟子怒詰之，舟子色恐。語之曰：「汝出其尸，當以厚直與汝，餘物悉籍記以待其子。」言已，買棺殮之。舟抵估客之鄉縣，訪其子，命迎柩以歸。

施孟達焚田產簿冊

施于德，字孟達，嘉定人。家素封，及孟達服賈益富厚。而性仁恕，佃戶有負租者，夷然不較，曰：「彼貧耳，非本意也。」寧忍負己，不忍直於有司。嘗出手書一帙，焚之，皆記載田產積逋之簿冊也，計九千有奇。越數年又出一帙焚之，倍於前。

劉國友濟段某

西華段某攜眷歸，避亂阻於道，聞劉國友義，往歸之。即授以居，糧糗布帛之需悉為贍給，道可通，百計謀所以濟之。段卒得還里，其家亦免於難。

徐華國救人

吳江徐華國屏居東郊，其地多荒冢，有鬼，數迷人，或至死，向暮，人不敢過其處。一日，華國夜歸，聞桑中空舍有若魔呼聲，疾趨視之，則見一人轉側於地，土塞其鼻，將死矣。乃負以返，救之，得活。

許季覺活饑民

順治時，海寧頻歲饑饉，流離載道，邑人許季覺慨然憂之，致書當路，議甚剴切，當路聽其言。邑故多巨族，籍記其姓名，下注某出粟若干，榜於通衢，以片紙責取，巨族素信之，無有難者，凡得粟數萬石。又籍記饑民村里年貌並戶口多寡，按日至城隍

廟，按籍以次而給，人人得所欲以去。饑民於季覺過時，必扶老攜幼，羅列道旁，手執長香，跪而言曰：「許公活我。」

朱湛侯諸雅六救黃晦木

明末畫江之役，黃晦木步迎明監國於紹之蒿壩，兄弟毀家，率子弟僮僕荷戈，婦女皆執爨以餉，世所謂世忠營者是也。其兄梨洲西下海寧，晦木乃留龔山治輜重。事敗，狂走入四明山，為馮侍郎京第參軍事，奔走諸寨間。順治庚寅，山寨軍殲，被縛，侍郎之嫂，晦木妻母也，匿其家。事發，當論死，梨洲還至鄞，謀以計活之。馮尚書子道濟，故人也，慨然任其責。臨行，日哺矣，道濟潛載死囚隨之。亡何，火忽滅，暗中有突出負晦木去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火至，以囚代之，冥行□里許始息，則萬戶部履安之白雲莊也，負之者，戶部子斯程也。時遺民畢集，解縛置酒，忽管絃聲出隔岸，晦木掉小舟往，因自取琴彈之，曰：「廣陵散，幸無恙。」侍郎故部尋復合，晦木仍左右之，慈和寨主沈爾緒又以擘寄。丙申，再遭名捕，梨洲聞之歎曰：「死矣。」故人朱湛侯、諸雅六力救之，免。遂提藥籠遊海寧、石門間，或以古篆為人鑄石印，或用李思訓、趙伯駒畫法鬻之以自給，浙西傳為黃高士畫，爭購之。

馮易齋存孤

順治己亥，海上之變，縉紳之家罹禍最酷者以金壇為甚。時王明新名亦在逆籍，身戮家徙。妾某氏方孕，行至山東紅花浦旅舍產一兒，老僕楊某曰：「覆巢之下，已無完卵，一線之繫，在茲容嬰。此去馮相國家不遠，主人為其門下士，受知極深，馳告求匿，必能納也。」妾是其言。楊乃襁兒於懷，夜叩馮門。時馮方家居，慨然曰：「此我事也。」疾揮揚去。命侍姬乳之，命名曰協一，示與己出無二也。協一年弱冠，徐立齋相國高馮之義，女其內姪以字協一。後協一以馮蔭，仕至廣州太守。馮，名溥，字易齋，文華殿大學士，諡文毅，山東益都人。

劉繼莊傾貲濟人

劉繼莊處士獻廷，別號廣陽子，大興人。年□九親歿，挈家而南，隱於吳之洞庭山，家貲尚數千金。後從游者數百人，四方奇士慕義締交者踵相接，其窮乏者或罹患難者輒傾貲濟之，由是貲日匱。有鄰女許字，其夫貧而流於外，母將別字之，女誓不從。獻廷聞之惻然，時僅餘藥肆一廬，立贖金，尋其夫贈之，使婚，而家遂益貧。

吳餅庵急人之難

順治時，吳門楓江之市有君子焉，人皆稱曰餅庵，或曰守口如餅，取謹言之義；或曰餅窄口而廣腹，善容物者也。餅庵幼失怙，廢書，及長，自力於學，好文士，於賢人隱君子尤尊敬之。友朋之窮老無所歸者，曰：「於我乎養生送死。」於是士君子皆賢餅庵。人有難急，好行其德。嘗僦小舟，問舟子曰：「值需幾何錢？」舟子曰若干。餅庵曰：「米貴甚，如是，安得自活？」乃增其值，故負販人亦曰餅庵盛德長者。餅庵，吳其姓，傳鼎其名，兩岑其字，休寧人，僑於吳。

趙士望解賈時泰獄

賈時泰，直隸蠡縣人。少習拳勇，性愚直，見有為不義者，面責不少貸，里人嚴憚之。生平獨喜擊賊，所居為縣南鄉，南鄉之村四□有二，遇有警，必率其村之勇者以俱赴，賊逸去，遠近搜索，務盡其蹤跡始已。

幽燕俗喜鬪，而蠡、博、高、肅、獻諸邑與山東之泰山、齊河壤地相接，其間椎埋剽劫之徒尤多。會世亂，所在蜂起，蠡之鄉北東西焚掠無虛日，獨南鄉以時泰故，得無事。總督張某聞其名，使邑令召之，屬以擊賊事。時泰固心喜，又重以大府命，毅然不辭。不與以官，止易其名，曰鄉長。時泰受任，乃椎牛具酒食，聚東北西鄉之豪傑而誓之曰：「自某至某，凡村幾，屬之某，其村之可屬以事者，某任之，有事，則某與某畢其力，非是，有罰。鄉之中有不良者，教之，不率，有罰，相隱庇罰同。凡某與某不善，聞於時泰，時泰不善，聞於官，不如約，有罰。」眾皆聽命惟謹。數年，蠡之鄉大治，於是時泰以能擊賊名於蠡。

蠡之旁邑有賊不能擊，亦皆請時泰，卒以告成。然當事者每擊賊必遣弁及胥役與之俱，時泰負其能，不相讓，又性執，與諸人意見多不合，故雖有功，不賞。而群盜之歸正者，往往得為官，反在官左右時時媒藥之，於是諸賊聞之，皆相賀。更令其徒偵其數年行事，密以聞，某年月日，竟捕時泰置於獄。時泰已老，自念生平無罪，徒以多擊賊得咎，不服，每對簿，輒慷慨，以首觸地流血，聽者以拘牽文法，無所暴白。會赦，時有趙士望者，亦蠡人，甘以身受荼毒，得備言時泰生平擊賊狀，當事者始心動，事乃解。

范洪震待杜秀才

管江杜秀才之死節也，陸處士宇燦取其遺孤育之。其孤多病，宇燦一日與買藥，過范洪震，則問曰：「是何人也，而為之藥？」宇燦以告。洪震霍然起曰：「杜郎耶，其尊公為吾同學，兼以同歲，又同志也。吾於其尊公之死，哭之者幾日，時時從湖東來者，問其孤，莫有復者。今乃以買藥遇，天也，豈可使丈獨為君子乎？」宇燦因言其三喪未舉，洪震曰：「不特死者當於我葬，杜郎未娶，我當娶之，有匱乏以告我。」卒為杜氏窆其三喪，而并置墓田以贍之，且助之娶。

席文輿好慈善

席文輿舍人啟圖，吳縣之洞庭東山人。性恬靜寡欲，未嘗孜孜於錢刀，為俛拾仰取計。惟好行其德於鄉里，為慈善事業，宗族親故之待其舉火者若而家，待其資以舉婚喪者若而家。山中細民苦貧，則祁寒施襦衣，炎暑施芋帳，病則予之藥，死而無以殮者畀以棺，無以葬者，又廣其先德所置義冢至三□餘畝。歲值大歉，則出粟周之，多或千餘石，少亦不下數百石。而又贖歸其子女之被鬻者，收育其嬰孺之棄遺於道者，歲所費率逾數千金。

劉義救高新田

劉義，益陽人，高新田之僕也。土寇楊四保聚掠，執新田加刃，義奔救請代死，賊並釋之。

海霞還所盜物

伊闕韓公子，父顯宦也，積貲且百萬，卒以貪婪為御史所劾，罷歸，氣結死，死時，公子方弱冠也。公子年少慷慨，力行周濟任卹之事，義聲聞河洛間。一日，客有踵門求見者，衣敝褐袍，曳敝履，而神氣灑如，若不介意者。異之，詢來意，以聞聲相思告。詢族望，曰鉅鹿人，王姓，無名字。與之談，客博甚，口如懸河，古今中外事若無不知者。公子大驚異，推食解衣，留為上客。居月餘，謂公子曰：「吾初聞公名，以為必有所為也。今睹平日行為，乃鄉里善人耳。吾將去矣，擬假□萬金壯行色，公子能不吝否？」公子躊躇未應。客笑曰：「行矣，吾戲言耳。」遂去，公子不能挽。客出一摺扇，曰：「蒙厚款，無以為報，留此奉贈。他日君往河北時，如遇急難，持此可免也。」

客去後，公子視扇，則以湘妃竹為之，面書陸桴亭《新蒲綠詞》，尾署海霞自題，扇半舊矣。不數日，偶檢篋，篋多空，大駭，所失者皆金玉貴品也，約計之，值□萬有奇。公子夫人念客言，頗疑之，然無以發也，報官緝捕，寂無影響。於時公子既多揮霍，家事不問，主計者與其僕從悉貪緣吞蝕，不□年，家計殆盡，腴田甲第皆質於人，賓客僮僕皆散，公子夫婦與子女數人獨守老屋，一童子應門而已。

公子有族叔知保定府事，諸公子才，招人署，左治公事。公子乃寄其妻子於婦家，而獨身往北，丁寧家人而別。公子夫人檢點行篋，得客所留扇，憶曩言，即付公子持之。公子在保定經年，叔待之良厚。而已叔歿於官，一子方幼，外惟夫人與少妾，公子乃襄理其家事，扶輓而歸，過衛輝，宿逆旅，夕，盜大至，公子本無長物，而叔之宦囊則盡沒矣。幸不傷人。眾人驚定，相顧歎息，莫能為計。明午，盜忽盡送其物以還，且謝誤犯。公子驚異，不知所以然，不敢不受。又明日，更扶柩而南，過太行山下，忽一騎聘而前，挽公子臂曰：「識故人否？」公子審視，曩客也，因敘契闊。客邀至山寨一敘，公子以扶柩辭。客出鬻策吹之，四山出人馬數百，眾人皆震恐失次，客一揮，人皆趨前擁棺柩及公子一行人登山。公子入盜窟□日，供饋良厚，其叔母等心終懼，公子力求歸，客使一騎送下山，所過皆安靜，無驚恐。抵家不□日，有送書來者，發之，皆契券也。蓋前所售出，客多為贖歸，未附一紙，

則昔時所取珍品，一一標其價值，以核贖歸之產，為價適相當焉。自是復為富人，而周濟任卹之事，則行之尤力矣。

顧夢游收宋珏遺文

甯陽宋珏客死而無子，江寧顧夢游走數千里往哭之，收其遺文，乞錢牧齋尚書謙益表其墓。

應潛齋經紀沈朗思喪

仁和沈朗思，名昉，受業劉志介公門，學以誠敬為宗，適用為主。嘗絕粒數日，取階前馬蘭草食之。卒時無以為斂，應潛齋為經紀其喪，涕泣不食。或問之，曰：「吾不敢輕受賻，以玷先生。」潛齋弟子姚敬恆趨問曰：「如某，可斂先生乎？」曰：「子篤行，殆可也。」

張南士濟友之急

餘姚魏滂嘗以臘月赴杭，方渡西陵，旗兵之戍者剽其裝，乃裹衣過蔡子伯。蔡飯之，裹之以越布單衣。時張南士居蕭山，滂并過南士，南士脫所衣絮袍衣之，且轉貸鄰人金為理裝。或問子伯，曰：「吾亦思有以助之，然念群從，其不能卒歲多矣。且家人雪中皆無兼衣，而以厚所薄，不忍也。」以問南士，曰：「友以急投我而我薄視之，則安賴有友者？若夫吾所厚，則生平事也。生平不厚，臨急而較量及之，徒薄而已。」南士，名彬，山陰人。

冷秋江還人手澤

文與也常以先世手澤湮滅為恨，丹徒冷秋江處士士帽聞之慨然，出所藏溫州待詔《三橋湖州》三世墨蹟贈之，皆世所重購而不得者也。

周簞谷濟人還金

禾中周簞，字簞谷。隱於市，性慷慨，人有匱乏，輒傾肆中錢米給之。采石估貶米八百斛，得值千金，貯周筭。估獨往硤石，中道死，周具以殮之，且作手書召其子至，出金還之。

郭允觀受老生之託

海州有老生，與山陽郭允觀同姓，以避亂，攜妾僑山陽。有子八齡，而病困，妾苦嘸，慮無以送死存孤。老生曰：「聞此間有郭海若者，義士也。」亟往請，曰：「身後欲以累公。」允觀曰：「所託不敢辭。然當歸謀所以安公妾者，乃惟命耳。」遂去。且日，復往，告之曰：「君可瞑矣。吾闢舍旁一室，以閉置公妾，雖盛暑，不得出，吾令人穴其窗，度可饋食，且有一老嫗與起居。公八歲孤兒，吾教之，不令絕公家之讀書種子也。區區衾斂，更不足計，何如？」老生遂卒。允觀為殯葬如禮，迎其寡妾孤兒於家，館餼之，久而不厭。

孤兒年□八，補海州諸生，於是其妾已閉置□年矣。乃破戶出之，俾與俱去，語孤兒曰：「吾幸不負若翁垂死之託。吾家貧，本不足以贍若母子，顧義不得辭耳。今若長，宜自養母而歸守先人廬墓，吾又為若營館穀，不憂無以為生也。」孤兒與其母感泣，乃謝去。允觀，字海若，諸生。授徒自給，弟子多至數百人。

王武不自愛其力

長洲王武，字勤中，諸生。善繪花卉翎毛，遠師趙昌、邊鸞，近法陳淳、陸治。而生平慷慨赴義，家中落，與人交，不設城府，所遇，無貴賤長少，率委曲相款洽。居平善病，晚歲病屢發，不復多作畫。然友有貧乏者輒強之使作以鬻於人，王欣然執筆，曰：「願以佐吾子晨夕需。」族父年老，有女孫不能嫁，復力疾為作數幅，俾鬻以治匱。客有以病諫者，則曰：「吾財不足而力有餘，敢自愛耶？」

湯光啟為友忘身

長洲湯光啟，字式九，王武之弟子也。光啟寫生盡得其傳，而好義亦復相似。遇友朋急難，輒慷慨赴之，幾欲忘其身。晚歲家產蕩然，藉筆耕鋤口，三旬九食不悔也。

吳慶百為友具含賻

鄞縣周容、太倉王昊客死京師，吳麓祥質衣為具含賻，視白旛即路乃返。吳，字慶百，錢塘人。

陸際明哭祭姚奇胤

姚進士奇胤幼嘗與仁和陸際明教授同研席，相契，申之以婚姻，願以女為其仲子婦。未幾，姚殉嶺南之難，盡室殲焉，陸具要經哭諸寢門之外。歲時伏臘，必招魂以祭之。

陸際明經紀王于一喪

南昌王于一嘗客杭州，某年，疽發於項，喘喘然將死。拏一小艇訪宋荔裳於塘栖，與之訣曰：「余不幸遭虐疾，而吾子且有家禍，命也，奈何？然吾死，則委骨於陸氏，子如不諱，亦有如斯人可託七尺之孤者乎？」因相對哽咽，不能一語而別。甫食頃，緹騎驟至，宋倉皇就逮，不復知于一消息矣。及宋事解，再過錢塘，則于一前死已四年，諸孤偕蒼頭載其棺歸江西。問誰為經紀其喪者，則陸際明教授也。

朱璧欲保張蒼水母子

康熙初，鄞張煌言解軍後，將以懸壘為首陽，議者謂其不死必復逞，購之急，有司乃繫累其妻子族屬以待。及被故校所執，遂賦絕命詞，挺立受刑。時杭有朱孝廉璧者，投狀有司，請以百口保其母子，不得。

煌言，字元著，世稱蒼水先生。明末南京之敗，與同郡錢肅樂等倡義奉魯王監國，以僉都御史監張名振軍，屢抗王師。舟山破，煌言入閩依鄭成功。蒼水勸成功取南京，自崇明入江，所向克捷。蒼水先移師上游，直取九江，成功自鎮江敗退，事遂不成。

史丙藏張蒼水詩文

張蒼水被執登舟，中夜，防卒史丙坐篷下唱《蘇武牧羊》曲，張披衣起，扣舷和之，且酌以酒勞之曰：「爾亦有心人也。吾志已定，爾無慮。」張之詩文集如《奇零草》、《水槎集》、《北征錄》、《采薇吟》，皆丙所藏。或有從而購之者，丙曰：「公之真蹟，吾日夕焚香拜之，安得付子！」

郭寧玉任改折事

康熙乙巳，廣濟旱蝗，郭寧玉愀然曰：「邑人憊矣。」乃襍被西征，獨任改折事。先是，改折費歲以千金計，是歲才三百金，而檄已下。至武昌，念鄰邑所在報災，廣濟獨否，遂與司吏約，乞例蠲，而徐令補詳。蠲下，邑人歡呼慶更生，而郭乃出其橐中數□金以償司吏。□不言，嘗自號粥粥，蓋謙讓其天性也。

徐太君命子還妾

郭寧玉之母徐太君有賢稱。康熙辛亥，寧玉會往潯陽，置側室，女人門，色酸楚。徐心動，詢之，有前夫在。急呼寧玉立堂下，泣涕而言曰：「兒誤矣，兒誤矣。」立遣之去。寧玉長跪曰：「諾。」時早甚，寧玉訪尋其夫，還券，出廩粟，買舟載之以歸。當是時，潯陽人籍籍賢郭母不容口。厥後，寧玉更置一側室，而生齒蕃息，至七子而猶未艾，孫且繩繩焉。

鄭成仙修橋

鄭成仙，歛之楊衝人。以鐵箕為業，質堅而價不二，近村數□里爭購之。箕敝，皆臥舂以待。少壯時，嘗值風雨過坤沙前澗，小橋木腐，蹶而危者再。忽仰天自矢，曰：「吾有生之日，當積箕為石以繕此橋。」聞者皆笑之。自是，得錢稍易銀，即貯之於小瓦餅，闔土鏗下，其婦與子皆不識也。鏗少溢，或為鄰人所貸，或闕處偶洩，伺者竊去。凡三散而三蓄，志愈堅，家人藜藿不給，弗恤也。久之，藝售而貧窶如故，人竊疑之。

康熙丁未，鄭年七□餘。一日，忽呼諸鄰叟至室，曰：「吾足趺而背偃，夙願不酬，橋與身俱逝矣。吾初願尚不止此。」傾餅

而出，燦若繁星，合計之，得金二鎰，即日鳩工採石。其婦與子皆敝衣椎髻，環立瞪目，作悔恨聲。曩之笑者忽斂容驚愕曰：「叟果至是耶？」遂相與諷吉經始，稚者負鍤，壯者肩石，揮汗趨役，窮日不休。未匝月工畢舉，莫危以寧，其道如砥，乃大具牲醴，率鄰叟以侑神焉。

吳三桂待故人

平西王吳三桂，明之武舉也，出江南某巨公之門。某歿，其子奉母以居，貧無以供菽水。一日，於故書堆得武鄉試錄一冊，見吳名，始悟出父門下。時吳鎮雲南，方貴盛，欲往謁之，以告母，母初不可，既而貧困日甚，乃許之，鬻田質簪珥，治裝以行。比至滇，旁皇歧路，不克自達，賣字市中，聊給朝夕。忽遇藩下護衛，詢其本貫，知為江南士人，邀致家塾。既半載，賓主頗洽，因從容言：「欲一見王，可乎？」詢其求見之故，乃為敘述師友淵源，護衛諾之。一日，吳大會僚佐，酒闌，盛言少年時起家科目，誇示座客。護衛適侍側，即跪啟曰：「王當日出江南某巨公門乎？」吳驚曰：「然，汝安得知此？」護衛曰：「某有子貧困，萬里上謁至此，無由自通，今寄食某所，故知之耳。」吳大喜，立召之，使預賓筵為重客，留府第數月。某以母老告歸，吳又大集賓僚，為之祖道，贈以二萬金，別局繡一篋使為母壽，皆珠寶也。某歸江南，遂為富人。

李玉峰以子贈孫書臺

長洲李玉峰封翁文科有二子，曰勸，曰勤，皆幼慧，讀書於玄妙觀。會德州孫書臺罷長洲令居吳，見勸，器之，曰：「是兒不凡。」謂玉峰曰：「君多男，吾子年踰壯，無所出，曷以是兒為吾嗣孫。君生之，我成之，不亦可乎？」書臺，廉吏也，有善政於吳，玉峰不忍終拒，許之。惟念子幼稚，乃攜其家至安德，時康熙丁未也。

王仁綱以請均稅受刑

王仁綱，衡陽人，諸生。勇於為義。縣田稅自明萬曆中，每石糧增稅三升六合，號曰加秋，康熙初，虛報墾荒，科糧千四百餘石，計見田增入之，號曰倍額糧，民困甚。仁綱訟之院司，請荒熟并丈，計畝均其稅，巡撫同安深聽之，切責道府行其議。官吏憾仁綱，欲坐以生員言事律，置之死。按察使拘仁綱，仁綱不屈，方加刑，急呼天稱枉。忽大聲若雷，震几案盡碎，懼而止，遂得請通文。趙恭毅公申喬造魚鱗冊，自仁綱發之也。

王文簡夫人有俠性

王文簡公士楨之妻張夫人，賢耦也，有俠性。閩人許秘以會試入京師，道出邗江，金盡告急，王無以應，有憂色，夫人遂脫跳脫於腕。徐夜者，字東癡，隱居東皋鄭潢河上，貧且老，雖凍餓，不以干人。會大風雪，夫人出絮帛謂王曰：「君得毋念徐先生寒乎？曷以遺之。」

朱之錫遣婢

朱之錫，字梅麓，曾因事遣婢，其帖云：「前送回張氏女子，原無大過，只是娃子氣，好言教導，不甚知省。誠恐聲色相加，流入婢子一類，所以量給衣飾，還其父母。初時原是待年，五六日後便有遣歸之意，故自後並無半語諧謔，猶然處子也，足下可將此女完璧歸趙。一段緣由，向其父母中媒昌言明白，以便此女將來易於擇婿也。」

王介人遣還有夫婦

嘉興王介人，名翊，與郡司李嚴正矩善。王無子，嚴贈之妾。妾故有夫，為亂兵驅散，後訪至王所，王哀之，立還之其夫。

曹本榮為譚鳳禎治喪

曹本榮嘗官國子監司業，黃岡人。有同年譚鳳禎歿於京師，為之治喪，其妾生子，令室中婢乳之。後成立，魏敏果公象樞為賦《古人交行》。

馮雲生赴人之急

德州馮雲生孝廉沛素重意氣，赴人之急如其私。其姊夫嘗為里人仇陷，慷慨白有司，得解，仇遂并螫雲生。事已，乃杜門謝交，日為子弟授《周易》、《孝經》以自娛。

傅青主哭張際

平定張際，明遺民也，以不謹得疾死。傅青主撫其尸哭之，曰：「今世之醇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人哉？嗚呼張生，是與沙場之痛等也。」又自歎曰：「鸞強躍駿之骨，而以占畢朽之，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。」

鄭志上斥財

歙人鄭明允，字志上。嘗與其戚某同賈吳下，某大失利，號哭不欲生。志上曰：「爾困矣，予空手歸，尚能粗給衣食。」發囊中金悉贈之。志上有族子，以事縊於客舍，同舍者懼累，悉避去。適夜至，駭曰：「舍空鼠暴，可若何？」秉燭坐尸傍，達曙，白於官，出私財殮焉。淮北友人某以豪俠蕩其貲，困甚，至淮北，志上惻然，傾囊助之。

年羹堯幼時焚屋券

大將軍年羹堯家貲鉅萬，父遐齡長於心計，持籌握算，纖屑靡遺，羹堯頗不善之。□二歲，自塾逃學歸，散步郊原，見一老嫗倚樹根坐而哭，目盡腫。詢所苦，嫗乃曰：「所居離年家僅□數武，老而寡。有子四人，皆浮薄，不治家人生產業，日與里中無賴博。博屢負，鬻所居屋償之，已署券矣。屋主促讓屋，無寧晷。讓屋不難，如無家何？」羹堯惻然。問屋主為誰，即羹堯之父也。羹堯大喜曰：「子無慮，屋主即我父，容歸謀之，必有以處子。」因挾嫗歸，白於父，請返其券，父有難色。羹堯索券於母，取火焚之，令嫗跪謝父，即揮之去，父亦無如之何也。

李恆岳資助郭琇

康熙朝，左都御史郭琇以薦起，自度俸糶不足自給，不欲出。有李恆岳者，郭之妻兄弟也，問之曰：「子在京師，日費幾何？」曰：「得一金足矣。」恆岳曰：「子果出而有濟於世，吾能任之。」郭遂行。終郭在官，無內顧憂者，恆岳力也。

葉秋老哺主子

葉秋老，萍鄉孫大猷僕也。大猷故貧士，復多疾，居室破陋，不蔽風雨，日兩餐，胥出其力無怨辭。某歲疫，大猷夫婦相繼死，為力營其喪，遺孤兒數月，需乳，葉妻適產，令同哺之。未幾，妻又死，乃向鄰婦丐乳，先飽孫子而後及己子，己子以飢死，弗惜也。鄰婦厭其煩，靳勿與，葉窘，飼以糕糜，孫子苦噎不能下，夜啼達旦。葉益無措，姑以己乳塞兒口，啼頓止，聽之，嚙嚼有聲，探之，乳出矣，大驚，繼念為天佑，轉喜。遂自乳之，兒遂賴以長成。

周櫟園葬趙□五陳叔度

周櫟園在閩，有趙□五、陳叔度者，皆工詩，沒不能葬。周出俸金葬之西郊，題曰：「詩人趙□五陳叔度墓。」

趙恭毅為古誼之士

趙恭毅公申喬登第後，以古道自居，人厭之，託疾歸。會買妾，其家故宦族女，以負債賣之。趙知之，慨然曰：「吾奈何乘人之急以污其節？馮商之舉，不可繼乎！」立送女歸。聖祖知之，曰：「此古誼之士也。」

鄒飛虎脫湯公子於囚

通州湯公子豪俠自喜，結交當世知名士。康熙時，莊氏私史禍發，怨家因以訐公子。當道窮治，家破，婢僕星散，所親莫敢問。夫人聞家族給配披甲之耗，夜抱幼女投井，九歲子亦憔悴死。公子入獄，自分必死，心夷然。

同繫有一囚，短髮鬚髯，高顛突額，面黑而黝，虯筋結體，獄吏伺之謹。公子初至，囚頗侵之，公子不怯亦不怒，囚大嘆服。久之，竟彼此無間。乃知囚固燕山大盜也，號飛虎，劫案半天下，平時吏莫能捕。後乃偵知其母在江南，執以下獄，將殺之，飛虎乃詣官自陳，以釋其母。公子亦夙聞其名也。獄中飛虎之徒黨猶時相往來，獄吏畏其勢，貪其賄，弗禁也。一日，又有人訪飛虎，

人去，飛虎以家事告。公子痛哭曰：「盡矣，奈何？」時公子已自誣服，案且定，刑有日。飛虎忽謂公子曰：「吾向者不能為君援手，以吾弟未至故。今且晚且至，當可相救。」公子涕泣曰：「覆巢之下無完卵，孑然一身，生亦何聊？不願救也。」飛虎曰：「不然，今一家血胤，繫於君身，君若死，是絕嗣也。必及吾弟之來也而謀之。」

越一日，有少年至，短小精悍，見飛虎，語刺刺不休，多度辭，公子莫解。飛虎曰：「是吾弟也。」公子在囚中，夜恆危坐不成眠，是夜，忽聞有香一縷，若因風飄至者，氤氳馥郁，令人意釋。公子覺倦，顧禁卒及諸囚亦欠伸不已，須臾，悉入黑甜矣。公子既醒，忽見日光一片直照己身，此日光者，自入獄以來，數月所未得見也。大訝，視己身，乃在小室中之木榻，無復桎梏圍圈矣。旋聞櫓聲啞啞，始悟身在舟中。略一轉側，則一人趨入，少年也，顧公子曰：「君醉醒耶，昨日勸少飲一杯，我言如何者？遽爛醉如此。今日逾午，舟過狼山矣。」且語且示以目，公子亦伴與應答。舟人進湯沐，公子披衣起，聽同舟人談話，則一舟人皆估客也。少年亦自稱為金姓，適販夏布於江右，而稱公子為夥友。行數日，抵蘇，有小舟來迎，少年將公子登小舟，直趣太湖。舟行多僻港小汊，與官河不相接。時一泊村鎮，聞人言紛紛，通州出巨案，欽犯被劫矣，公子心悚慄不自安。

久之，公子望見□里外青山疊疊如屏障，俄而愈近，則於山坳見阡陌蜿蜒，茅屋相比。少年亟引公子登岸，行數□武，有瓦屋數椽，公子入，則飛虎已迎於堂，指少年曰：「此吾弟，名海鵬。」問得脫之因，則少年當夜先擊州守印置其夫人鏡匣上，下壓一紙曰：「劫獄者，鄒飛虎也。今告汝，慎汝頭。」乃入獄脫公子。州官晨起，見印及字，大驚，復聞公子被劫，益惶惑不知所為。疑獄中所繫非其人，吏胥得飛虎金，亦為左右之，遂釋之出。公子舟行凡五日，飛虎被釋才三日，竟先至。

自是公子遂居山中，然每念家室流離，輒歎歔涕下。飛虎兄弟日從公子閒談，皆江湖豪俠事，公子亦藉以自遣。有時聞後堂琴聲悠揚飄渺，一往三復，公子聽之，知為婦人，初不之問。相習既久，偶為飛虎言之。飛虎顧左右，左右趨入，須臾，珠簾高捲，有少婦練衣素裙，微步姍姍而來，一雛婢可□三四，抱琴立其後。飛虎曰：「此吾甥女銀荷也，生□九年矣。曾嫁杭州某生，不幸見棄，其父母俱亡，憔悴萬狀，吾故迎之以歸。」因顧女曰：「此尊客，不必避，客悅琴聲，盍為一奏。」公子斂容起謝。婦纖指微拂，悲愴伊伊之聲頓從絃起，曲未及終公子淚下。琴闌，飛虎顧公子曰：「亦有意乎？」公子倉猝不能答。飛虎笑曰：「我知之，君諾矣。」是夜遂成禮。

明旦，飛虎謂公子曰：「君文人，綠林中可暫居不可久。吾數年奔波各地，為此女謀快婿，不圖於縲紲遇君。今獲所天，君亦有室，兩人事完矣，舟在山下，便可成行。」公子茫然不知所之，婦陰目公子，令應之。乃登小船出海門，易大扁，竟飄洋去。飛虎故有商館在南洋爪哇島，舟抵岸，則商夥引領以待。出飛虎函，言此館為甥女匿贈，自是公子遂居於島。

胡穆孟代沈廷棟死

康熙甲寅，靖南王耿精忠反，徵武科之舉人、進士以為車騎、驍騎諸常侍。閩人胡穆孟者，武進士，且將門子也，亦被徵，獨堅辭偽命，逃之連江沈廷棟家。廷棟房師某為縣令，某以事至省，廷棟具書幣修候。已緘未發也，穆孟竊視其書，備言靖藩舉動乖亂，人心不屬，難成大事。駭曰：「此何等語，可形之筆札耶？往必獲咎。」因取書潤色之，使隱約其詞，自為更書，入故緘，而廷棟未之知也。以付使者，至城下，為門者所詰，索得書，涉誹謗，發書刑曹，逮廷棟窮治，伏辜，論死。

穆孟聞之，直奔還，謀諸婦王氏曰：「沈七罪固當，然母老妻艾，且未有後，若赦之痛可念，奈何？」王曰：「沈母春秋高，見愛子受戮，必無生理，其妻寡無依，亦必借亡，是沈君一人死而三人俱死也。君素善沈君，詎可坐視？」穆孟曰：「然。今惟吾可出代沈君死，但未知卿意如何耳。」王曰：「殺身取義，烈丈夫事也。君為奇男子，妾甘為愚婦乎？君忠臣之胄，膝下有呱呱者，天道不遠，必不使胡氏無後，孰與沈君有滅族之慘耶？君勉之，毋以妾為念也。顧計將安出？」穆孟因語之故，即赴刑曹，具狀自伏。刑曹疑之，召廷棟與質，廷棟實不知易書之由，爭死甚力。穆孟曰：「書實吾所為，此易辨耳。今第使兩人各具書，書跡同者坐，復何辭？」刑曹然之。使書，果穆孟手筆，乃釋廷棟而辟穆孟。論決之日，王氏設奠西市，哭盡哀，取其首縫之，具衣以斂。且市兩棺，屬其子於廷棟與穆孟之弟，令撫視之，而自縊於尸側。

石天際為國為民

三藩反，軍書旁午，誅求無藝，守土者皆不得其人，乘隙搜民財不已。湘潭石天際大憤，策單騎詣闕上書，訟諸守土者，當天子意。諭曰：「此秀才之為國為民者也，許乘傳歸籍，聽勘，所歷地方，毋得凌虐。勘後，諸不法者處分有差。」

胡夢豸自承殺賊

胡夢豸，字去邪，先世上虞人，遷江都。康熙甲寅，夢豸年二□二歲，隨父歸越省墓。父過市，遇山賊劫民財，瞋其不義，賊怒，將刃之。夢豸從後奔至擊賊，仆之，市民群起毆殺賊。賊眾大至，欲屠其里，夢豸曰：「不可以我故危一鄉也。」入賊寨，獨承之，遂被殺。

諸兆元從馬文毅地下

諸老道者，馬文毅公雄鎮之僕也，名兆元，句容人。老而蔬食，喜佞佛，故稱老道。文毅撫桂林，遭吳世琮之變，被拘四年，抗節不屈而死。方賊遣騎收文毅時，並縛諸僕，及老道，賊以其老，縱之去。老道大呼曰：「吾得從主人地下，甚幸，豈效鼠輩叛主，苟圖富貴，以貽千古罵名耶？」奮然隨文毅行。文毅箕踞大罵，老道亦詢罵不絕口，文毅遇害，賊亦竟殺老道。

黃珠為人報父仇

九江鐵工黃珠設肆於市，為人訥而鈍。李某，其鄰也，授徒為活。每晨起，李授經，黃則執錘，誦讀聲與鍛冶聲相應和也。李家與黃隔一壁，壁以板為之，入夜，生徒皆去，黃燈下操作，燈光自壁隙中人李室，縷縷如線。李年三□餘矣，無父母，無妻子，終歲不出門，亦無交遊。一夕夜半，李忽撫案哭，聲淒而烈，隙窺之，爐中香一縷，猶裊裊上升也。明日以哭故問李，李漫應曰：「覓耳。」黃遂不復言。

李結鄰三年，凡數哭，黃窺之已審，乃謂李曰：「君必有故，盍告我？」李度不能隱，即曰：「吾父忌日耳。」黃曰：「信耶？」曰：「信。」黃曰：「不翅此，君父之沒，病耶，抑有故耶？」李不語，而目中淚乃如泉下，幾發聲矣。黃笑曰：「子毋然，僕雖無能，或可為君效也。」李耳語以故。蓋李家本小康，父在日為鄉董，以嚴正為匪人所恨。縣令周某得流盜，盜承李家為賊窩，令因以求賄，不得，乃刑訊，殮之。李城居，求報復，數年不得聞。而縣令秩滿矣，蹤之，則又任要差，累訟皆不得直。黃聞言，若不經意者，曰：「君為此耶？力不能報，當為後圖耳，何戚戚為？」遂去，自是不更與李交言。又數月，黃忽稱折閱，收店自去，不知所之。李聞令當以某日陸行人省謁上官，道經某嶺，乃挾刃往，潛要之，伏空山中數日，令竟不出。一日薄暮，忽有人手一布包過前，徘徊若有所覓，視之，黃也，遽出。黃喜曰：「君在此耶，吾固疑君當在此，今果然矣。」出布包，赫然令首也。問何以得此，黃曰：「自別君後，去為輿夫。昨今度嶺，吾輿之以行，故遲之。及絕險處，天已昏矣，遽釋手，渠乃顛於崖下，四肢皆折。其家人俯視萬仞，不識道，莫能誰何。吾乃從絕壁挂藤蘿而下，因刎之以來。」李大喜，即山僻處掘土為香，陳頭於前，遙祭其父。復抽刀亂斫，糜而雜土棘瘞之。與黃俱去，南至閩，黃仍以冶鐵為業，李則實字為活。閱數年，事寢，乃相與返里。

尋海疆有兵事，黃入伍，積功至游擊，李如故，乃招致幕中，任以書記。一日，有謁黃者，當日共為輿夫者也。知黃得勢，特挾前事要索，且云令之弟今為貴官，若不允，當以告。李聞之曰：「我奈何以己事累人耶？」趨出，力為周旋，並留與共宿。夜半，手刃之，提頭自首，言以仇故。黃方為之營救，李已自斃死。

張南士送成友

康熙癸卯，海上大獄起，歸安魏耕走蕭山，復走梅市，大將軍刊章遮捕之。獲耕，兼逮蕭山梅市之藏耕者，以銀鑰鑰李達、楊遷及祁忠敏公次子班孫，家人莫敢問。張南士挺身走三家，為經紀其事。縣官遣伍伯戍守，而南士時時渡江往來獄中，獄吏怪之，

執以告提刑。提刑大驚，初以為異姓非家人，窺探資給，擬坐，既而察其無故，慰遣之。及耕伏法，南士陰勾之錢塘孫治收其尸，而班孫、達、遷並徙塞外。點解時，多一人，則南士也。解官斥之曰：「汝欲偕往耶？」曰：「當魏耕逃時，亦思至某家，而徒以舟楫未便故，某幸免。今某不忍三人者獨行，欲送之過河，而執事以為欲偕往，吾豈畏往者耶？」解官義之，勸之返，乃嚶咷牽衣而別。

張南士攜毛大可歸

蕭山毛大可為怨家所陷，以殺人律負死罪在逮，出走五年，中道遇赦，潛歸。將抵家，而怨家跡之，張南士自飾為舟子，待之白魚潭而藏於家。越一年，遠近多有知之者，乃徙之南山之大衣寺，出入瞭眎。每以大可茹蔬久，私市肉炙之，擣魚蝦雜菜而合之為菹，日捧箸以進，如家人。顧終以暴露徙去。康熙乙卯，南士過禾中，聞大可在汝寧金使君署，念甚，遂獨身襆被，涉江湖淮，由潁毫而西，直趨汝寧。遇於城南之蔣亭，相抱痛哭，言國家屢有赦，籍簿已滅，怨家亦散亡略盡，黃門姜君為君雪其事，可還矣。遂大游淮蔡日，攜大可以歸。

唐叔達贈人言

嘉定侯廣成峒曾舉進士歸，其父欲令謁唐叔達，而適晤叔達於友人所，與言之。叔達曰：「勿遽來，不佞叨居父執，相見時，宜有言為贈，當預思所以訓戒之者。」又太倉太原王氏，亦叔達之世交也。當煙客奉常官京師日，叔達過其家，諸公子迎之入，至廳事，南向坐，諸公子設紅氍毹拜之不為動。拜畢，摩諸公子首曰：「汝父遠宦京師，好自讀書勉之。」諸公子侍立唯諾，叔達乃徐徐曳杖而起。

某奴經紀索額圖喪

索額圖性貪，屬吏多以賄進。然有謀略。三藩叛時，料理軍書，調度將帥，皆中肯要。吳三桂密遣人刺之，索方秉燭治軍書，瞥見一修髯偉貌者立其旁，問曰：「汝得非吳王刺客乎？」客長跪頹首。索曰：「然則取吾頭？」客曰：「若果害公，早取公首去，不待公命也。吾至良久，見公批示軍機，咸如親見，料理軍書，竟夕不寐，誠良相也。某雖愚，豈敢刺良相？」因反接請死。索笑，揮之去。次日，投邸為奴，執役甚恭，驅使無不如意。後索下獄，某潛入獄饋飲食。及伏法，經紀其喪事畢，痛哭而去，不知所終。

李因篤解顧亭林獄

顧亭林於明亡後，嘗數至江寧，五謁孝陵，乃東行，墾田於章邱之長白山下以自給。順治戊戌，徧遊北畿，出山海關，歸至昌平，謁長陵以下，次年再謁。又念江南山水有未盡者，復歸，六謁孝陵，東遊至會稽。次年復北，謁思陵，由太原、大同入關中至榆林。是歲莊氏史禍作，幸得脫。康熙甲辰，四謁思陵，而墾田於雁門之北、五臺之東。

初，亭林之居東也，以地溼，不欲久留，每言馬伏波田疇，皆從塞上立業，欲居代北。嘗曰：「使我澤中有牛羊千，江南不足懷也。」然又苦其地寒，乃經營創始，使門人輩司之，而身出游。丁未，之淮上，次年，自山東入京師。即墨黃培，有奴告其主所作詩者，多株連，復以江南陳濟生所輯《忠義錄》指為亭林作，首之，書中有名者三百餘人。亭林聞之，馳赴山東，自請勘。訟繫數月，富平李因篤親至歷下解之，獄白。復如京師，五謁思陵。自是往還河北諸邊塞者凡四年，丁巳，六謁思陵，乃卜居陝之華陰。

始亭林徧觀四方，心耿未下，調秦人慕經學，重處士，持清議，實他省所無。而華陰縮轡關河之口，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，聞天下之事，有警入山守險，僅里之遙，若志在四方，則一出關門，亦有建瓴之便，乃定居焉。

徐大文經紀友喪

海寧徐大文，名林鴻，篤友誼。永嘉縣令漢陽王世顯去官，留杭州，處士南昌王猷定游杭，寓西湖昭慶寺，先後客死，大文皆為之視含斂，送其柩至江浦乃還。康熙己未，以應宏博試入都，而太倉徵士王昊、慈谿處士周容卒於京，亦為經紀後事，收其文集，以俟奔喪者來乃付之。

李苑芝出火中男婦

李苑芝，鶴山人。豪俠有勇略。時天下多故，苑芝破千金產募壯士衛鄉里。康熙庚申，賊圍徑口塞，將縱火，陳桐遷急召苑芝。苑芝至，大呼曰：「八老在，敢爾？」八老，苑芝號也。賊相顧引退。樓中火起，苑芝自火中出男婦許人，復上馬追賊，斬餘級。賊轉鬪不勝，伏礮草中，礮發，苑芝死，自是賊無有敢犯徑口者。

申自然為友死

申自然，松江人也。嘗為明博士弟子，豐於財。明亡，棄制舉業，散家財結客，欲有所為。未發，謀洩，有司捕得之，同坐者六七百人，皆論斬。自然已押赴西市矣，忽有從眾中易之者，雖自然亦不自知其故也，於是得逸去。既亡，抵家，而其家人有七二人，以自然為必死，皆先期縊死。自然之妻孕，既懸於梁而胎殞，犬守之，鄰人之犬欲噉其胎者，守犬輒鬪殺之。凡殺犬者四，而此犬之力竭，亦死於旁。

自然既坐法亡匿，家人又盡死，乃孑身走天下。然善畫，以畫餬其口，亦足自給。轉徙至沛縣。會宜興陳昭大之叔任沛縣教諭，昭大從焉。一日，見自然之畫於準提庵壁間，昭大善之，叩之庵僧，而識自然。時昭大病氣逆，已坐定而疾作，自然進藥於昭大，服之愈。昭大德之，歸謀於叔，將授自然館。自然曰：「吾與友二人，俱不可以俱止，吾將以畫售其直，給二人裝，然後從陳子遊。」約定即去。去踰月，復詣昭大曰：「彼二人者，吾悉遣之矣。」昭大客之，幾踰年，未嘗一言其事。然性嗜酒，飲必極醉，醉則歌呼之聲不絕，至學為犬吠而後已。昭大怪之，問一詢之，不答。至踰年，而後然告昭大曰：「往者吾婦死於縊而胎墮，鄰人之犬爭噉之者，吾之犬輒殺之，凡殺四犬而吾之犬亦死。吾每念之痛心，故醉而為犬吠也。吾家貴賤七二人，無一生者。吾嘗赴西市矣，忽有易我於眾中而吾不知脫我於死者之為誰也。吾於明時為博士弟子，豐於財，不忍故主之亡，破產結客，今家破身亡，終不悔。吾名自然，則自然之，不必叩吾之名若諱也。吾為松人，則松人之，不必悉吾之里邑也。」

會昭大以其叔之吏事之淮安，自然有故友居山東，招自然去，不及與昭大別，遺書昭大曰：「吾年已六餘，吾家已無人，吾亦無能為矣。吾賣畫得二百金，當之宜興，就君居以終老。」昭大誌之。後一年，昭大之叔罷官歸，昭大亦去沛還於宜。後二年，自然自杭城又貽昭大書曰：「吾之友陷大獄，得三千金可免死。吾賣畫於杭城，幾得半矣。將之金陵，脫吾友於獄，則還就予以遂終老約。」昭大又誌之。久之，聞自然所謀脫獄者竟論死，已行刑，自然亦於是日扼腕死。

劉公望解橐焚券

楚客鄭某擁重貲，遇劫盜，一空所積，飢寒不能自活。南昌劉公望處士斯呂解橐出三金為行李費，送之還家。公望又嘗以重價購一僕，越旬餘，見其淚痕被面，詳詰所苦，乃知其為人所掠賣者。立焚券，訪其住址所在，使人送還其父母。

劉古塘周人之急

遂寧張文端公鵬翮督學江南，招劉古塘入使院。及歸，解裝得數百金，族姻故舊環至，視其所急而分給之，隨手盡。俄而屢空，日吁不得食，宴如也。

郭節斥財

康熙時，萬安郭節以善釀致富。平生不欺人，人或遭僮婢行沽，必問能飲否，量酌之，曰：「毋盜瓶中酒，受主人笞也。」或以傾跌破瓶缶，輒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歸，由是遠近稱長者。里有事，釀飲者必會其肆。里有數聚飲平事不得決者，相對咨嗟，多墨色。節問曰：「諸君何為數聚飲平事不得決相咨嗟也？」聚飲者曰：「吾儕保甲貸乙金，甲逾期不肯償，將訟，訟則破家，事連吾儕，數姓人不得休矣。」節曰：「數幾何？」曰：「子母四百金。」節曰：「何憂為？」立出四百金為償之，不責券。乙得金

欣然，以為甲終不負己也。四年，甲乃僅償節以四百金，無子金也。

萬安有術者，談五行，立決人死期，疏先後宜死者凡六人，節與焉。將及期，置酒，召所買田舍主畢至，曰：「吾往買若田宅，若心中願之乎？價得毋不足乎？欲贖者視券價，不足者追償以金。」又召諸貸者曰：「汝貸金若干，子母若干矣，能償者捐其息。」貧者立券還之，曰：「毋使我子孫患苦汝也。」及期，大會戚友，沐浴更衣待死，顏色陽陽如平時。戚友相候視，至夜分迺散去。其後此五人者果各如期死，節更活七年。

張建白斥財

張大綸，字建白，河東人。其待宗族也，黽勉有無，有求必應，偶不繼，必百計謀之以贖其請，有不諒者，且一日數至焉。里中嫁娶不時者，輒相謂曰：「姑詣張公，當不令汝終鰥也。」殯葬不給者，輒曰：「以告張公，可無憂暴露也。」歲一不稔，則鳩形鵠面者皆曰：「張公哺我。」時當沍寒，則鶉衣歷落者皆曰：「張公煖我。」

汪雨蒼救溺人

歙人汪霖，字雨蒼。家故饒，業鹺，父歿業敗。而喜讀書，負大略。嘗至杭州，渡錢塘江，潮怒湧，舟沒。同舟者夥，乃竄身入巨浪，左右騰躍提擲，盡出溺者，使登岸。

汪雨蒼斥財

汪雨蒼以鹺業敗而家遂中落，又不遇，生產日薄乃。盡傾其資倡族人，取先世之累棺未瘞者，盡葬之如禮，於是洗手赤立。至不給旦夕。一日，婦脫頭上簪易斗粟，市人倍與之。汪曰：「誤也。」歸其贏。冬夜行市中，見裸臥於途而呻吟者，即視之，且斃，急歸，持所用衾覆之，家故無餘衾也。久之，出為鹺商主計數載，忽散橐中金，為償諸傭之負主值者，一夕立盡，遂襍被返。

楊寓乾斥財

康熙辛酉、壬戌間，滇亂甫靖，疫盛行，昆明楊寓乾憫之，合藥濟人，施楸柎無算，家以此落，弗顧也。後家止餘古玩數種，有老友病而斷炊，假以易薪米，即與之。

楊春華為友自首

楊春華，字友聲，山陰安城人，人稱之曰安城先生，後改名越。少喜讀書，性慷慨，數濟人危難。明崇禎末，海內多故，慨然有濟世之志，與朱伯虎、吳佩遠、魏雪竇游，諸人奴視齷齪士，士亦莫敢近。及伯虎死，佩遠入滇，雪竇為怨家所構，謂其與張蒼水交通，罪不宥。詞連長興錢允武，允武妻貸千金屬春華營救。書為邏者所獲，嚴拷允武，索春華甚急，允武死不承。春華遭人謂之曰：「吾名在牘，詎能免。我出，則君冤自白，毋自苦也。」遂詣獄。獄具，魏、錢坐死，春華流寧古塔。舊例，出塞者例簽妻行。或請代於春華妻范氏，范毅然不可，乃相將就道，居塞外數年，卒於戌所。

吳鴻錫留侍鳴尼布

吳鴻錫，字允康，福建晉江人。生七歲而海寇亂，父萬佑挾以避，乃居浙江。適兵部車駕司郎中滿洲鳴尼布奉命來造戰艦，延萬佑於幕。數月，萬佑卒，尼布亦還都，挈鴻錫以返，命其奴僕名忠樸者父之。鴻錫請呼以叔，曰：「父一而已。」尼布大奇之，曰：「七齡兒能辨此耶？」尼布清宦，家漸困，鴻錫亦稍長，助任芻牧，精勤勇猛，芻恆有餘，因以易錢，市書冊弓矢私習之。又市果酒，就能者質焉。數歲，遂通漢文，精騎射。一日，尼布閱射，方怒拙射者，鴻錫從旁指導。尼布謂：「汝能耶？汝手弓。」鴻錫徐進，縱送合法，三發皆中，益奇之。康熙癸亥，鴻錫之從兄雲麟以平臺灣功授溫州營參將，引見至京，因就尼布乞鴻錫。尼布喜，遽諾之。鴻錫潛然流涕曰：「我未可歸也。我七歲育於公，今我壯而公老矣，三子始扶攜，安所恃？必俟公子成立，我乃可歸耳。」尼布聞言，持之大慟，遂不果行。

張翬救法寶

張翬，字羽軍，一字采舒，吳縣人。工詩善琴，豪於飲，廣交游，重然諾，利害無所避。年八，從其父於京師，聞旗人有法寶者，才而好士，以詩謁之。一見傾倒，賓於家，禮意優渥，往來酬唱者半載。翬父促之歸，寶以五百金為贈，翬固辭，曰：「大丈夫一日定交，則終身生死以之。彼須金而結者，悠悠世人耳，非所望於公也。」乃揮手而別。寶倚國戚，且數以吟詠傲其儕輩，行事不甚循理，聖祖聞之不悅。寶懼禍，挈妻子奴婢數人出走，買舟直抵湖廣。訪其舊友總兵某，而某已歿，惘惘無可依。因念吳中有故人張翬，俠者也，家在虎阜，猶憶曩年分岐之語，投之，必見納，遂泛長江，自毘陵達姑蘇。

一日，山塘曉市初罷，翬侍其父酌，忽有叩門者，翬出見，乃寶也。寶延之坐，入告其父曰：「法公為我知己，被罪出亡，於國法無赦，留者，罪與之均。今窮而歸我，畏法，則執之而首於官，死法公矣。昔孔融藏匿張儉，義聲炳於千秋。敢告嚴君，將背友而保家乎？舍生而取義乎？」翬父張目奮髀曰：「北海之母何人，我豈不及一巾幗哉？其留之。」因致諸窟室居焉。

先是，寶出奔時，聖祖震怒，命大索天下。寶寄翬日久，恐事泄累翬，乃與故所善者鄒某謀，移無錫之惠山。康熙乙丑，聖祖南巡，寶之僕告寶謀逆，且歷指所匿處，乃捕寶，並逮翬。翬為父力辨，得脫罪，翬論斬，減等，流秦。凡官於秦者，高其義，皆願與交，不以流人目之。為之營居長安市，蕭然環堵，花木幽疏。客至，入小樓，輒具尊酒，酒闌，鼓琴一曲，或賦詩四韻，若忘其身於異鄉矣。

方來捐金贖奴婢

康熙時，閩亂既平，以事牽逮者皆沒入為奴婢。方來捐金為首倡，俾悉贖還，保聚者數百家。

王寧收呂留良尸

呂留良之難，雖父母妻子無所免。剝屍後，朋友至交不敢收其屍，獨有王寧者，留良舊僕也，慨然曰：「受恩不報，非人也。」乃盡質其衣服，賣其妻子，欲厚斂之。時人相戒曰：「毋然。若然，爾不得其死矣。」寧不顧，乃抱尸痛哭，尋得留良死時衣服為之衣著，欲將尸入棺矣。地甲要寧入官署，寧憤然曰：「死且不顧，惟必妥而後從命。」強拽之入，問官拷掠備至，卒無變言。繫之獄，以創潰死。留良尸仍露於外，無人肯收之者。呂，字晚村，石門人。被文字之禍而身後戮尸者也。

江世鼈代安某償金

江世鼈在泰伯，泰伯安某逋同行客賒餅值，請鬻其子以償。江勸客勿受，而窺客有沮色，遽啟篋并金代償。其父子哭拜路旁，相攜去。

江世鼈焚券

江世鼈在梁溪與蔡子尚善。蔡故有所勾貸，算未酬者二金，蔡以繇單一紙抵補。江遽起，焚其折閱之券謝曰：「繇單，無錫蓄田者所重，且君所欠有幾，而置喙及此乎？」遂掉臂去。

李振陽焚券

商邱李振陽，名生春。重義輕財，為鄉里所推重。或售宅與振陽，質劑既立，予之直矣，乃不責以移居。逮數歲，聞其家有闢牆之變，察知其以移居故，乃置酒，召其兄弟曰：「野人幸有數椽庇風雨，忍使同氣異宮而居乎？」因折其券棄之，曰：「汝兄弟其終有此，毫末之直，聊供伯仲用耳，不必償也。」

李振陽棄貨值

李振陽嘗賈於嘉善，有負其貨值至數百緡者，計無以償，謀鬻其子及其婦以辦。遽止之曰：「奈何以抵償傷父子恩？不可。」其人泫然而謝曰：「公德我良厚，無以報，即令彼兩人者來給事於家，願終其身。」則曰：「欲完人骨肉而自有之，是陽為義而陰為利也，豈忍出此？」揮之去，不顧。

顧貞觀救吳兆騫

無錫顧貞觀與吳江吳兆騫，以文章齊名當世，相友善。吳中順天鄉試南元，會試科為言者所糾，特旨通榜殿廷覆試，吳因病曳白除名，遭戍塞外。時顧亦客京師，臨歧，執手泣曰：「漢槎往矣。子年方三□，幸而至五□不死，則此二□年中，吾必捐踵頂救吾漢槎也。」

顧以工填詞與明珠子侍衛成德訂交，遂客明家。一日，念吳不已，譜《金縷曲》二闕以代札。其一云：「季子平安否。便歸來、平生萬事，那堪回首。行路悠悠誰慰藉，母老家貧子幼。記不起、從前杯酒。魑魅搏人應見慣，總輸他覆雨翻雲手。冰與雪，周旋久。淚痕莫滴牛衣透。數天涯、依然骨肉，幾家能夠。比似紅顏多薄命，更不如今還有。只絕塞、苦寒難受。廿載包胥成一諾，盼烏頭馬角終相救。置此札，兄懷袖？」其二云：「我亦飄零久。□年來、深恩負盡，死生師友。夙昔齊名非忝竊，只看杜陵窮叟。曾不減、夜郎僂僂。薄命長辭知己別，問人生到此淒涼否。千萬恨，為兄剖。兄生辛未吾丁丑。共些時、冰霜摧折，早衰蒲柳。詞賦而今須少作，留取心魂相守。但願得、河清人壽。歸日急翻行戍稿，把空名料理傳身後。言不盡，觀頓首？」成德，字容若，後改名性德。

緘書既發，置其草於几，成見之，歎曰：「此河梁生別詩也，弟當成先生之志。」言於父，力求為吳道地。明日：「汝明日邀顧至內齋，吾親與言之。」越日，顧入見，明笑語顧曰：「吳素負才名，又與先生莫逆，老夫願一效棉薄。但先生素不飲酒，今日能為君友飲乎？」且笑且舉杯以進。顧立盡其器。明復笑曰：「先生南人，不肯效吾旗俗請安。今日更能为君友請安者，老夫必有以報命。」顧徑前請安，不稍逡巡。明改容謝曰：「老夫聊相戲耳，不圖先生血性熱腸一至於此，請放懷以待。」未幾，吳果以明力，得賜環歸，歸固不知其情，顧亦不言也。二人後以小隙失睦，絕往來，而吳詆顧尤甚。明知之，亟具酒召吳。吳至，即前日見顧之內齋也，榜其左楹曰：「顧某為吳某飲酒處。」榜其右楹曰：「顧某為吳某屈膝處。」吳見之大愕，及詢得實，請顧相見，長跪言曰：「生死肉骨之恩，而以口舌之爭辜之，兆騫非人類矣。」乃大哭。明命進酒以飲二人，二人之交誼自此益密。

姜桐音為友贖子女

會稽姜桐音，名廷梧。歷世仕宦，家貧無贏筭，然性慷慨，喜急人之急。山陰徐伯調家被賊，賊質其子女而要之贖。徐不能，姜卸婦頭上飾物以贖之。伯調，名緘。

顧與治待友

丹徒姜子翥，名鶴儕。嘗被難繫獄，江寧顧與治明經夢游力為營救，不能出，除夕，遣甥梁爾礪往省之於獄，與同守歲。莆田宋比玉亦與顧善，宋沒□餘年，顧走閩哭之，伐石表墓。南州蘇武子工古文，好奇結客，游秦淮死，無恤之者，顧經紀其喪。石阡費筆山考功罷官，貧不能歸，顧分宅居之。及卒，為葬之於顧氏塋側。

崔清夫好義樂施

長垣崔渭源，號清夫，好義樂施。嘗做范文正義田以周族黨，然又不欲以義田為名，曰：「吾惟隨分自盡而已。」有從兄以地求售，索價百金，即其價買之。既而復以地歸其家，曰：「我不買也，相助耳。」

桂天士祭師友墓

慈谿桂天士，名貴。有受業師九人、執友一人，於其卒後，每遇寒食，輒督子孫負壺榼，徧祭諸師友墓，為之封土。

桂天士壽畢□臣

明季，蘄水畢□臣令慈谿，以童子試首拔桂天士，天士德之甚。康熙某年，□臣年九□矣，天士自家治餅餌果蔬之屬，負擔往，為□臣壽。行至江西，遇寇亂，邏者怪其貌，執詣軍門。方伯姚啟盛問知其故，義之，即釋其縛，資之行。至，則然燭列果餌案上，坐□臣南面，自拜於堂下。□臣命舉家皆出拜之，留月餘始歸。

陳鸞栖脫裘贈叟

陳梧，字鸞栖，攸縣人。冬日出行，遇老叟瑟縮風雪中，即脫所被裘衣之。

賀希白全人夫婦

獲嘉賀希白孝廉行素家固貧，邑令憐之，時欲為之地。一日，有夫婦相賊，鳴之官，罹重典，賫數□金詣賀，丐其言於令，冀免罪。令聞之曰：「是足療賀子貧矣。」即日出之。賀俟事解，還其金，曰：「是豈有人心者所宜受耶？」

萬玉為主割股

萬玉，桃源人，萬國安僕也。國安六□無子，玉勸其納妾，生一子。嫡庶不和，玉多方調護。國安遭篤疾，玉割股療之，得享大年。

陳泉亭贈金

陳句山太僕兆崙年□九游庠，猶身衣布衣，其祖越石山人出白金二錠授之太僕父泉亭曰：「孫今遊庠矣，可製緞衣一襲以寵之。」語甫畢，有中表親適至，狀甚困憊，自言其家長炊不舉者三日矣。山人心憫，欲有以恤之，篋中更無餘金。泉亭請曰：「孫無緞衣，自足以禦寒，孰與無食而為餓殍也？」山人大喜，即以白金贈之。

陸清獻有人論救

康熙辛未六月□四日，陸清獻公隴其在關右門會議捐納保舉一事，大忤旨，至二□二日始得寬免之旨。陸嘗自言方顛沛時，最承相愛者，滿人則鍾申保，漢人則同衙門各道長外，如譚祖豫之計畫旅費，張長史之殷勤執贄，崔平山之躊躇前路，皆有古風。而沈樂存之慷慨願救，尤同僚之傑出者也。

謝恕園為友三破家

謝翠，號恕園，會稽人。家豐厚，急人之難，無稍顧惜。嘗言吾為友三破家，今其人皆將相矣。問其姓名，皆不答。

王山救范堯章柩

歸安王山生六歲，其父鬻之於婺人范堯章為奴，堯章待山有恩。已而堯章老，益貧，為之經營生計，日夕盡瘁。病革，謂山曰：「若苦矣，我還若賣身契，我死，聽若所之。」山泣對曰：「奴六歲事主，於今四□年，恩猶父子。奴之去留，不在券也。如背主恩，即不還券亦去。」堯章卒還其券而歿，山竟留不去，傭庖取直以供主母。康熙癸酉仲春，鄰火，將及堯章居，山趣主母幼主亟去。主母曰：「如柩何？」山曰：「山能出，出之，不能，則與柩同燼矣。」遂閉門拒火，撫柩呼天。火燎檐，山以水澆之，俄而風迴火熄。是夜焚者三百家。范氏居獨存。

聖祖倦念林師

康熙甲戌，特旨令禮部取霸州廩生林佳蔭充內官學漢教習。諭廷臣曰：「是朕教書林師之孫，其家甚貧也。」時聖祖御極已三□餘年，佳蔭方為諸生耳。

聖祖令人為王文恭持服

漢代士大夫往往以師喪免官持服，後世鮮行之者。杭世駿議謂宜從之以厚風俗，卒為時論所格。然康熙時大學士華亭王文恭公頤齡薨，上諭官員有係伊門生者，令其素服持喪，惜未嘗著為令耳。

戴南枝潘次耕葬徐昭法

戴南枝遊吳門時，年七□餘矣。蒼顏古貌，幅巾方袍，談論娓娓。喜吟詠，能作徑寸八分書，吳人傳客之。徐昭法性行高峻，平居闔戶，不見一人，特與南枝相得，稱老友。昭法暮年喪其子文止，欲自營葬地，以告南枝。南枝曰：「堪輿家言人人殊，且君無力延致。吾粗明此術，當為君求之。」昭法因言其先文靖公葬陽山，吾不欲離其側，勿求諸他所。南枝乃芒鞋箬笠，循陽山左右求之，久乃得一地，地屬諸大姓，購之不得。

康熙甲戌，昭法沒，自後僅一嫠婦，一孤孫，饘粥不繼，謀葬之於祖塋而族人不可。南枝曰：「吾已為任此事，不得地，一日不了。」於是買小舟，徧歷諸村，舟所不能至者，徒步跋涉，風餐水宿，無間寒暑。然南枝素不為人相地，人亦無以是煩之者，獨為昭法營度，費皆自任之。經年，乃得地於鄧尉之西真如塢，以告潘次耕曰：「地甚佳，又在梅花深處，與高士相宜。地價須三□餘金，無所出。」次耕乃先以□金成券，餘將徐圖之。會次耕有黃廬之游，南枝募於人，無應者，乃矢願賣字以買地。

南枝故善八分書，然非其人多不應，得者必厚酬。至是，榜於門，書一幅止受銀一錢，人樂購之。費稍稍集，又相旁地之當買者并買之，凡四□餘金，而地畢入。及次耕遠游歸，驚喜過望。蓋吳下營葬，惟卜地最難，地師既鮮良者，薄有名，即高自標置，喪家具舟輿，備飲饌，以偕往，或三四年不能得一善地。既得之，次耕任葬費，間有助者，又費七□餘金，而昭法得葬矣。南枝復為之培土栽樹，伐石立表，又費三□餘金。

南枝酷貧，寓無隔宿炊，冬月常衣綌。其求地也，目之所營，神之所馳，無往不在是。鯁面黧足，徬徨山谷中，不知疲瘁。其賣字也，銖積寸累，悉歸之地，不妄費一錢，一蒼頭不能忍飢輒辭去。寄食僧舍中，語及昭法必流涕，人多笑其迂，譏其愚，終不悔也。

吳鴻錫待囑尼布諸孤

囑尼布卒而諸孤幼，夫人以哀毀得狂疾，長子和順甫七歲，次和鼎六歲，次和麟五歲。吳鴻錫獨力治喪事盡禮。然尼布新喪，族中諸豪與隸人之悍者，視眈欲逐，將蠶食其家。鴻錫信行素孚，又材武，諭以義，懾以威，咸莫敢如何。家故不及中人資，鴻錫精心計，權子母，歲入恆倍，日以饒。延良師課之，飲食必親饋，業稍進則頓首謝。三子感之，益盡力。又親教三子以滿書，稍長，並為娶名族女。

鴻錫尤謹於禮，終日具冠帶不怠，司樞以婦人。歲時慶祝，必盛衣冠，率諸僮僕入執事，事畢，親率以出，中外肅然。和順年□六，有忌之者令為護軍，將困苦之。每番直，鴻錫輒佩刀以從，夜直，則露坐終夕，人莫敢加害。顧念非通仕籍無以免厥役，而尼布故交無能相援者，大學士阿蘭泰雖嘗同仕兵部，又以事相失。鴻錫獨謂阿公長者可以義動也，日率三子候門外。蘭泰廉得其情，果惻然，問：「諸子習滿書乎？」曰：「皆習。」「孰最優？」曰：「順優。」蘭泰諾，以中書用之。既而首輔索額圖欲以用其族子，鴻錫即為書，言和順孤苦狀，伺索出，跪而上之。索大怒，擲書去，不顧。鴻錫跪其門五晝夜，水漿不入口，困垂斃。索大驚，撫之曰：「世乃有義烈如子者乎？吾用順矣。」順就內閣試，果補錄。乙亥，聖祖親征厄魯特，鴻錫勉順曰：「國家有事，正臣子效命之秋，赤子發跡地也。」亟為治裝，請從征，遂從大將軍伯費揚古由西路進。鴻錫結束從行，方數日，家中宵小攘奪蠶起，使人追鴻錫還。乃泣謂順曰：「吾不得偕行矣。雖然，死生，命也，戰陣無勇，非孝即非忠，子必勉之。」怒馬抵家，宵小亡匿，訖無事。而順亦自力於矢石間，得功牌二，凱旋議敘，擢禮部主事。有約順會飲者，以博具佐觴政，鴻錫知其為匪人也，拔刀衝坐，執其人，數之曰：「飲博非居官所宜，順孤子，何得以此誘之？必殺汝。」刀觸席，聲鏗然，其人大呼乞命，叩頭不已，使控而去之，引順歸。或問：「人可殺乎？」鴻錫正色曰：「殺人者不過死耳，吾已許囑公，撫諸孤，而坐視其溺於燕朋，誠生不如死。吾死而諸孤知勉，則死賢於生矣。」然順深感之，自是不復與燕會。

藍九廷為海烈婦鳴冤

康熙丙子冬，錢塘馮山公景行清和坊，避雪於其宗人之藥室。有壯士，睥目豐頤，長不滿八尺，而腰大九圍，敝衣穿空，望見山公，欲前致辭。山公揖之以入，宗人舉手獻飲曰：「公無然，此齊人也。」壯士慚而退。時雪霽，山公乃循街而走，追及壯士問之，則對曰：「余姓藍，名九廷，山東人。少為糧船篙師，南北居貨，貿易致千金，散與窮親故立盡。子在臺灣，就養之。今夏乘海船北歸，至四明，遭風覆溺，攀木緣崖，乃得生，歸而無資，以是行乞於杭市，得三金，可抵家矣。」山公憐而止之宿，釀錢告同志，事立辦。

九廷乃大感，明日將行，至夕，山公飲之酒，酒酣，九廷拊膺歎息曰：「余亦嘗讀書了了明大誼，少聆卻賄為烈婦申冤，人稱義士。今不幸遭患亂，飢餓瀕死，竊自念天道苟可知，決不死異鄉，今果遇公，獲濟也。」山公因問烈婦為誰，對曰：「徐州海烈婦者是也。康熙丁未，烈婦堅拒旗軍林九功夜穴艙強姦，自縊死節。方是時，余卻九功賄鳴官。官來，出尸米中，色如生，衾衣窮袴，皆牢綴如裹革。」言未既，山公離席鞠月承巴，酌以三大觴，亦自觴曰：「馮景何幸見義士，吾故知君非常人，果然。且君非遭海風覆舟，予奚由見君，君亦奚由至吾前述三□年事？予將奮筆表君，使百世下知有篙師藍九廷者為義士，則天道可知也。」九廷喜甚，罷酒就寢。雞初鳴起，篝火磨墨，索山公書。書已，天亦明，九廷再拜去。

陳卜年救葛承勳

鄞縣葛管村徵君之在明史館也，性鯁直，人不可干以私。時明之輔相家子弟多以賄入京，求史館諸總裁為先人作佳傳。而管村適主崇禎長編，力格之，坐是出知五河縣。史館同人恨之未已，又令大吏以事致其罪，論死。獄急，管村之子承勳前往救父，時陝中開贖例，管村之故人賚金五千兩以與承勳，管村得贖免死。而承勳年少，陝中吏胥欺之，雖報額五千，蝕其半，未之上也。管村歸，而陝撫吝浙撫，追贖金之未足者。

承勳至是大窘，計無所出。承勳之友陳卜年奮然曰：「達道有五，而君臣父子居其二。今管村有君臣之戾，承勳有父子之戾，徒以無朋友，使大倫滅其一，吾當偕行之。」然卜年亦貧甚，芒鞋布襪，即日束裝，挾承勳去。又以被盜，盡喪其裝，沿途乞食於所知者，得至陝。尋入京，再告急於管村之故人，人皆義卜年所為，復得金三千，卒事而歸。方卜年在途，承勳有過，輒流涕而扑之曰：「汝父當戾，汝敢若是？」然所以護其寒暑飢渴者，不翅慈母之於嬰兒也。卜年，名坊，鄞縣人。

李延昱臨死贈物於友

康熙丁丑□一月，朱竹垞至平湖，訪李延昱，而已疾革。視之，猶披衣起坐，出所著《南吳舊話錄》《放鵬亭集》以付朱，且命弟子以藏書二千五百卷畀焉。餘若平居之玩好，一瓢一笠，一琴一硯，悉分贈友朋。越二日終，遺命弟子用浮屠法，盛尸於龕，焚其骨，瘞之塔。

張瑛聽人贖田

張瑛，字玉采，汾陽人。家素饒，每歲杪，輒出粟周鄉鄰。康熙丁丑，饑，既出財粟以助振矣。而振所不及，有持田契求售以踵門者，皆自貶其值，第如其願售之，價視平時，蓋不及□之二，於是得田且千畝。明年大熟，瑛乃榜示各村曰：「願贖者聽。」匝旬，悉贖之以去。

方望溪哭徐貽孫

青陽徐貽孫，名念祖。內行潔修，文章冠郡邑，方望溪之友也。貽孫去京師，望溪送之岐路間。既與儕輩登車復返，下車，執望溪手而號慟曰：「惟子知我，何當歸，吾與子得更相見，足矣。」其後貽孫一至金陵，望溪在外，竟不可得再見。會望溪有子新殤，意殊不自得，及聞貽孫死，出門西鄉，號而哭之，不復覺子死之痛矣。

盜還沈節母詩文

華亭沈臨秋進士泓之母，守節久矣，臨秋為徵海內詩文得數百篇，置於篋。遇盜失之，沈號哭道中，七日不去。時佘山寺老僧晨起，見供桌有一卷書，封識甚密，署曰：「煩上人親致沈孝子。」沈遂得之。

黃仙裳慷慨贈金

商邱田雪龕為泰州牧，居官廉，州人黃仙裳與之周旋，絕不干以私。已而田落職，在州不得歸，黃適返自汝寧，囊僅有二□金，乃先詣田寓，分半以贈。語人曰：「是日吾若先至家，則家中需金甚亟，不得分以贈田矣。」蓋黃各汝寧時，太守金某為黃舊友，贈貽極厚。時有別駕鄭某所知客，多不能成行，一日，黃徧召客，置酒高會，酒酣，以太守贈金盡數諸客而去，故歸時止存二

□金。其貧如故，人多笑之，黃不以為意也。

吳璟發言止搜粟

康熙壬午、癸未間，齊、魯大饑，穀價翔貴，白骨相望於道。素封之家，非昂其值以射倍蓰之利，輒肩鏹以自封殖，坐視道殣，弗恤也。霑化吳璟憫之，傲常平法賤售穀以活餓人，又計己家口，僅留以供饘粥，斥其羨，煮糜以濟眾，全活無算。

大吏以凶荒事具疏上聞，聖祖特遣旗員齎太倉銀米分道振濟，至霑者為曹某等五人。一日，召邑人士會議，眾囁嚅莫敢前。曹攬臂起曰：「今日之事，有盡者帑金，無窮者饑民，以有盡供無窮，是谿壑也，其何能濟！計惟括富民粟，佐公家之不足，以拯此一方民耳。」言次，鬚髮怒張，將齎眾以必從，座客相顧失色。吳抗顏折之曰：「誠如天使言，禍踵至矣。天子使公等拊恤殘民耳，而比戶檢括，是古所云搜粟都尉也，豈稱上旨哉？且千里大侵，富室所餘幾何？破一中之產，而閭左皇皇，盡室逃竄，是召亂也，是益之凶也。饑不可救，漸不可長，得毋償公家事乎？何如酌金粟多寡，按戶分振，以厭眾望，而公亦坐收人心，計無便於此者。」使者默然，氣為之奪，遂止不括富民粟。璟，字西峰。

吳璟救饑民

霑化大饑時，有貧民將鬻其妻，夫婦對泣，悲甚。吳璟聞之，急調以銀米，其人泣拜而去。歲稍稔，凡逋負者悉來相償，合券而投之曰：「歲雖小稔，吾收若負，是再斂也。」悉折其券而焚之。

吳璟屢助邑令

陽羨令蔣天麟以母喪離任，為同僚羈絆，不能歸。吳璟出粟數百斛助其交代，蔣始得歸。潘儼思，亦令也，坐官逋淹滯。吳首倡義仗助五□金，潘得補官帑而去。孫鼎鉉任某邑令，以罪譴，戍霑化，艱於衣食。吳資給之□餘年，得免於凍餓。

吳鴻錫助和順振饑

康熙癸未，山東大饑，朝廷遣官往振，和順與焉。吳鴻錫曰：「此仁人君子盡心時也。」從以往，分振武城。廩未發，鴻錫即以私錢市米，因逐戶稽冊，先量給之。念居民有僻遠不能至縣者，度四鄉中地，得南魯集為散振所。又懼民饑久，不勝食，日為蒸餅萬，計人給餅二。然饑腸驟飽有斃者，或言先飲蘿蔔湯則無患，亟為湯，遂日活無算。

韓樂吾分糧與友

康熙戊子，廣陵大饑，有寒士韓樂吾者，典鬻殆盡，餘米二升而已。聞有友絕糧三日，欲分半與之，妻曰：「如明日何？」韓曰：「我明日無糧，則明日死。彼絕糧已三日，便恐今日死矣。」竟分半與之。至明日，灶穴壞，探之，得窖金焉。遂以買米，廣濟饑民。

潘玉符幾至毀家

吳縣潘榮錦以布業起家，寓青浦之朱家角，往來襄、漢間。有伉爽聲，喜周恤親族里黨。及老，家中落。其子玉符好讀書，而屢厄院試，即棄去，納粟太學，為上舍生，理父業，家仍稍稍起，漸饒益。朱家角為五方雜處之地，通販鬻，土著輕稼穡，鮮蓋藏。康熙戊子、己丑相繼旱，民艱食，玉符以儲積之米散給鄰里，婦女工紡織者給以古貝，資其生，以是幾毀家。

徐粵翰助人婚葬

錢塘徐粵翰大令相為文敬公本仲弟，慷慨負義氣，重然諾。有故人子未葬其親，又貧不能娶，乃為稱貸以助其葬，復佐之婚。已而償其貸，其人弗知也。

程正家待張清恪

康熙辛卯，儀封張清恪公伯行以糾發科場關節事，與總督噶禮訟，奉旨解任，即訊。時噶怙勢作威，日遣諜詞其左右，籍記姓名，將羅織，致重罪。人皆惴恐避匿，獨揚州程正家晨夕過從，隻身往來維揚、姑蘇間。歲餘，事始解。

華希閔待張清恪

華希閔，字豫元，無錫諸生也。喜任俠。與張清恪公善，然硜硜自守，未嘗以私干之。康熙癸巳，清恪為總督赫壽誣陷被逮，奉詔令刑部尚書張鵬翮借赫壽訊之鎮江。拘之城隍廟，門生故吏無敢嚮邇者，希閔聞之，慷慨言曰：「此吾報知己之日也。吾聞受人知者分人憂，受人惠者急人難。今張公蒙不白之冤，陷不測之罪，吾豈可置身事外，坐見其死哉？」

於是希閔自無錫疾馳，一晝夜踰二百里至鎮江，唁焉。既抵廟門，不得入，乃偽為皂隸者入之，與清恪勞苦如平生。談久，辭去，越五日，而鵬翮之生祠毀矣。

初，鵬翮視學江左有聲，吳中人為祠於江陰，歌舞之。康熙辛卯，清恪之與噶禮交訟也，鵬翮按事至蘇，蘇自士夫以下遮馬首者以萬數，願無奪我撫軍。而鵬翮私袒噶禮，蘇人恨之刺骨。及是，鵬翮又與壽劾清恪挾詐欺君罪，且至死，蘇人聞之，咸涕泣不知所為。會希閔自鎮江來，具言撫軍就逮良苦，則益洵洵然，願無所發怒。希閔遂倡言曰：「昔父老之祠張鵬翮也，豈非以其有令譽耶？今若此，辱父老甚矣，祠之何為？願與父老共毀之。」於是率眾數千人奔鵬翮生祠下，爭撤屋瓦，頃刻而盡，呼聲動天，塵起數里。明日，壽聞狀，大驚，陰使人廉問主名者，疏以去。當是時，希閔幾不測，會聖祖知壽與鵬翮構陷狀，免清恪罪，而蘇人聚眾毀祠事亦不究，希閔遂得免。

希閔雖慷慨，好急人難，然為人和易有容，不修苛節。見人無貴賤，皆自下，或凌踐之，無忤色，人愈多之。善詩文，工書，後官教諭。

吳藺次待趙龔

吳藺次太守綺慷慨義烈，敦尚友誼。長沙趙洞門總憲當柄用時，車馬輻輳，及罷歸，出國門送者三數人，藺次與焉。其召還也，賓客復集，藺次獨落落然，蹤跡闊疏。合肥龔芝麓尚書提倡風雅，門生故吏徧九州，歿於客邸，兩孫惇惇孤露，無過存者。藺次則哀而振之，撫其幼者如子，而字以愛女，至於成立。

蔣非磷赴人之急

蔣堅，字非磷，鉛山人，心餘太史士銓父也。性慷慨，樂赴人之急。嘗出為叔父收債，得金一鎰歸。過其友黃某，黃方負人金，索者至，出惡語，為解之。索者忿曰：「我索金於黃，何豫汝？汝誠庇之，何不以金與我？」蔣笑曰：「若以吾吝此金邪？」即盡出金予之，索者慚謝去。蔣向所主朱某者，將謁吏部選，欲邀與俱，未發，聞以金予黃而未有以償也，乃曰：「黃，吾友也。君誠與我偕，吾當任其金。」蔣既失金，慮無以報叔父，乃許諾，從朱行。舟出大江，朱倉猝墮水，蔣故善泅，袒裼躍入洪濤中，浮里許，握朱髮提其首出江面，翼而行，遇浮艫，憑焉，遂得脫。

康熙癸巳，蔣客澤州守佟國瓏幕，時臨汾令暴而貪，民不堪命，群聚大譟，執毆之。城中民洵洵，各徙於郊以觀變，巡撫檄佟往，令以兵從。蔣曰：「是速之變也。」乃與佟疾馳，以七人從，自日中至晡，行二百里。及郊，見四山人皆蟻聚，揭竿樹鉏，且作亂。白之佟，取巡撫令箭先往視之，而號於眾曰：「巡撫憐汝輩為吏所苦，令太守來治之。臯不在民，勿恐。」乃還，屬佟入縣治，坐聽事，呼令出，及其胥五人並縛之。鞭胥流血，觀者如堵。佟謂之曰：「爾等不顧父母妻子邪，何不復爾居？」眾唯唯，皆散去。明日，佟挾諸囚復巡撫，臨汾遂寧，及佟乞休，蔣始歸。

蔣旋遭母喪，服闋，乃娶婦，時年四□六矣。居家，篤於兄弟，在外時，聞將析產，乃讓田於弟。嘗累千金，施貧者輒盡。出遊，見貧婦□餘人率幼稚繞岸泣，衣不蔽身，問之，曰：「適遭焚剽，故致此。」乃出筒中布二□匹散之。已而聞佟以屬官虧帑被逮，責償數千金，獄急。遂走天津，省其家，至樂城，為佟索逋千金。復至澤州，澤州人故德佟，願代之輸，守弗聽。及蔣至，守有疑獄欲委其決之，因責以必脫佟。守遂下令，有願代佟輸者聽。三日得五千金，佟遂出獄，復質其衣裳贖之以歸。

喻全易急人之困

康熙時，淮之北有豪強某，肆毒里閭，無不至，喻全易知之，恚甚，潛約人人其家，手刃之。事聞，官逮捕，繫獄纍纍，喻挺身自首曰：「謀殺某而親殺之者，小衲也。諸人何與焉？」眾得釋，喻從減論。其時喻已為僧矣。興化洊饑，喻率眾比邱急走遐方，雜募金錢粟米，設糜以振之，存活甚眾。

邑有無賴子以投旗為名，勾結黨羽，魚肉善良，令莫敢問。喻引士民籲總督，請嚴保甲立杖擊法。有匪至鄉，□家眾共搥而縛之，以獻於官，風遂息。又嘗於市肆中見眾數□搥一官人欲戮辱之，修舊怨也。喻以斧擬數□人，數□人皆辟易，遂護官人還家。諸所德喻者，往往奉金帛為壽，喻曰：「吾緇流也，以不貪為寶。且吾之為此，直以遂其格格不可忍之性，固非利若財也。」概無所取。及還俗，嘗訪一友於官，友適遭吏議，禍且劇，親故僕從皆散。會議獄，喻偽為友之僕僕應質堂下，頭搶地，伸兩足入三木，悲切哀號，力雪其冤。事既白，即脫身去，公卿益以此重之。

潘蘊洪待人

潘蘊洪，字函三，湖州諸生。康熙癸巳，嘗與方望溪侍郎苞同供事於蒙養齋。而晚歲甚貧，數典衣，持錢歸，道逢廢疾之寡人，即使持去。又嘗遊江西，鄰舟覆，為挈其夫婦子女行千里而致其家。

劉古塘送方望溪

劉捷，字古塘，故名家子。其祖若宰，明崇禎辛未及第第一人。同產兄輝祖，康熙庚午鄉試舉第一。及辛卯，捷復舉第一，而禮部獨不喜捷文，磨勘，停一科。癸巳秋，特行會試，將赴公車，會方望溪以戴名世文集牽連，編旗伍，檄有司解送妻子北上。捷固與之友善，曰：「吾不可不偕行也。」至京師，則試期過矣。其後病且衰，竟未得一與禮部之試。

徐夢麒為友贖兒

徐夢麒，字忠移，潮陽諸生，嘗教授於達濠。有陳某者，邑之華里東人，亦訓蒙於其地，兩人交相善也。已而陳病且死，與徐訣曰：「死不足惜，但無後，負不孝罪耳。某蚤婦有一男，頗佳，願為某嗣，有成議，今已矣。」言訖，嗚咽而卒。家不能具殯斂，徐為之拮据經營，窆焉。

徐既窆陳，乃訪所謂蚤婦男者，則陳之外遇所產也。笑且罵曰：「豎子作此不經事，今死矣，責足負，無後為大，猶愈於他人子也。」蚤婦索身價六金，乃徧貸親朋，得之，取其子，躬抱送至陳家。里人聞輿中有呱呱而泣者，以為女賓來矣，比至門，停輿，皆駭愕，不知為誰眷，群趨視。輿夫揭簾，見抱兒者出，則昂然之長髯丈夫也，里人皆大笑。徐從容呼其父母，告以故，舉兒界之，里人相謂曰：「此養人也。」徐仍時省視之，周其困乏，後兒亦成立。

聖祖諭扶助熊賜履家

康熙壬寅正月，上諭：「大學士如李蔚、王熙、杜立德、張玉書、李光地、王頊齡等之子孫，皆為職官，惟熊賜履居官清正，學問優贍，朕每念舊勞，不忘於懷。其長子有瘋疾，次子尚幼。熊賜履為試官，所取門生不下千人，身後竟無顧恤其家者，令諸臣扶助以望成就。」於是門生王鴻緒等助銀三千餘兩，命交江寧織造曹頌生息，給予用度。

袁良謨焚券

康熙辛丑、壬寅間，某邑歲大荒，饑民徧閭里，袁良謨與伯兄傾囊周濟，多全活。或有相質以業者，既酬其值矣。易時，年豐，則念向且竭所有以與人，不可乘阨利其有，乃集質業者焚其券，券千餘金。

趙永懷歸關玉山櫬

長洲趙念昔，名永懷。幼時流寓江都，晚歸長沙，為環莊，奉母以居，自號環莊居士。篤友義，故友關玉山客死，永懷為迎櫬歸，合其家八口瘞之，仍分宅養其妻子。

康子厚為張成償債

張成負客債千餘金不能償，以憂，得危疾。康惇往問之，曰：「子何憂債？吾力能代子償之。」成叩頭謝曰：「甚善。」然成卒病死。乃召客語之曰：「成之債，吾已任之矣。請焚成券而立吾券。」客驚喜曰：「諾。」時惇家已落，卒如約，終其身償大半，及諸子既長乃盡償之。惇，字子厚，興縣人。

張自超鬻田助賑

張自超，字彝歎，高淳諸生，世居蒼溪。少孤，課耕以奉母，應試而外，未嘗入縣治。歲連禔，死者相藉。一日，造縣令，具陳方略，令夙重之，為設飲，盡召邑富人。富人曰：「張君，吾邑之望。所調助，則吾儕視之。」自超遂注籍二百金，諸富人相視大駭，次第注籍。然逆料其不能猝具也，越數日，自超首納金，諸富人大屈，盡出金，為部署，活邑人幾半。自超故有田二百畝，畝六七金，鬻其半，索直三之一，眾爭購之，故得金速也。

劉文正贈孫孝愉言

諸城劉文正公統勳與興縣孫文定公嘉淦同在朝列，【咸豐以上，孫文定有三人：一康熙朝大學士益都孫廷銓，一道光朝戶部尚書濟寧孫瑞珍，一即興縣相國，其最著者。】最相得。文定子孝愉官秋曹，為文正屬吏，文正待之尤嚴，曹事悉以委之，至廢寢食。文定偶以為言，文正曰：「此姑息之愛也。」文定語塞。

張惻庵掩骼養童

康、雍間，山左大饑，白骨枕藉，鬻子女者值僅數百錢。某州築萬人坑，以埋掩骼。有路遠不能致者，多委棄而去，積尸塞途，為烏鳶犬彘食。歎張惻庵自京師歸，過其地，惻然憫之，立解囊中金，金盡，復假貸於同行者。雇人荷鋤畚，送枯骸數百於某州以瘞焉。更出錢買童子之號號將斃者數百人，攜之歸里門，給其衣食。次年秋熟，悉縱之歸，還其父母，皆涕泣叩頭而去。山左人皆設主於家，朔望祀之，每垂涕告其子女曰：「張公，爾之再生父母也。」

世宗命撥養廉給業師

雍正初，有某學使者，希上旨，以風節自矜。其業師以兒女昏嫫之故，不遠千里求助，以俸薄辭，堅索之，遽以入告。世宗震怒，幾罹不測。或營救之，乃僅傳旨申飭，命藩司由學政養廉項下撥五百金以給其師。

義狗為人雪仇

雍正乙巳，有過客於京師西華門外之曠野，遇屠者牽一黃狗就屠，客見其殼鯁而哀之，欲購之以放生，屠允，遂解囊付值。屠見其行囊多金，既受值，又謀殺而盡攫之。越日，鄉保諸人見尸，報縣令，令往驗，則見一狗守尸旁。驗畢，狗至，搖尾盤旋，如有所訴。令異之，曰：「爾知此冤否乎？」狗又搖尾點頭。令曰：「果知此冤，可即引差役往捕殺人之人。」狗去，役隨之。至一村，見草廬中有一人睡寤，狗撲而嚙之，即就捕。其人見狗，驚愕，直吐實情。令申報上司，達於朝，而明正典刑，自此並禁屠狗。

盧志仁待主人

御史謝濟世官翰林時，傭三僕，一點，一樸，一戇。一日，同僚小集，酒酣，謝曰：「吾輩興闈矣，安得歌者侑一觴乎？」點者應聲曰：「有。」既，又慮戇者有言，乃白主人，以他故遣之出，令樸者司閽，而自往召。召未至，戇者已歸，見二人抱琵琶至門，詫曰：「胡為乎來？」點者曰：「奉主命。」戇者厲聲曰：「自吾在門下□餘年，未嘗見此輩出入，必醉命也。」揮拳逐去。客闕而散，謝愧謝之。一夕然燭，酌酒校書，天寒，瓶已罄，顏未酡。點者詢樸者再酤，遭戇者於道，奪瓶還，諫曰：「今日二瓶，明日三瓶，有益無損也。多酤傷費，多飲傷生，有損無益也。」謝強頷之。

既而謝改御史，一日早朝，書童掌燈，傾油汗朝衣，點者頓足曰：「不吉。」主人怒，命樸者行杖，戇者止之，諫曰：「僕嘗聞主言：『古人有糞汗衣燭然鬚不動聲色者。』主能言，不能行乎？」謝慙怒曰：「爾欲沽直耶？市恩耶？」應曰：「恩出自主，

僕何有焉？僕效愚忠而主曰沽直，主今居言路，異日跪御榻，與天子爭是非，坐朝班，與大臣爭獻替，棄印綬其若蹤，甘遷謫以如歸，主果沽直而為之乎？人亦謂主沽直而為之乎？」謝語塞謝之，而心頗銜之。由是，黠者日夜伺其短，誘樸者共媒藥，勸謝逐之。

雍正丙午，謝以事下獄，未幾，奉命戍邊。出獄治裝，黠者逃矣，樸者亦力求去，黠者攘臂而前曰：「此吾主報國之時，即吾儕報主之時也。僕願往。」市馬造車，製穹廬，備梁糗以從。於是謝喟然歎曰：「吾向以為黠者有用，樸者可用也。乃今而知黠者有用而不可用，而黠者可用也。樸者可用而實無用，而樸者有用也。」養以為子，名曰黠子。黠子，實姓盧，名志仁。

徐萬寶尚義可風

雍正丁未，福建督撫合辭奏曰：「仙遊太學生徐萬寶敦脩累善，歲饑，振米八千餘石，歿於積勞，尚義可風，請建坊立祠。」世宗下其議於禮部，特給帑金建坊，入祠致祭，並賜「善勞可嘉」扁額，蔭一子入監讀書。

禿梁行乞尚俠

禿梁，乞人也，張姓，不知何許人。自幼獨身行乞，其頂無髮，自呼為禿梁，人亦以禿梁呼之。魁梧有膂力，聲粗猛，一呼，徹巷無不知為禿梁至也。有錢則買食，餘以分人，偶傭工，工資不計多寡，遇人呼修橋梁道路，不索直。某年大饑，梁乞至夷灘，忽大慟，詰之曰：「我思家遽歸。」及春，人相食，棄嬰兒滿道。梁以二筐貯□數人擔之，乞食食之，有死者，旋補之，五閱月無怠容。生平不飲不博不盜，不與人鬪，人託之餽遺，雖重賞，一無所苟，即大風雨不愆期。有欲授以室者，笑而不答。雍正己酉，病死於高密，年七□矣。

王花農釀金拯某令

伶人王四喜，號花農，深州人。年□四，家貧，墮伶籍，隸京師四喜部，以色藝稱。性豪邁，有幽燕俠士風，人以是重之。長洲某散館出宰甘肅某邑，以不善理財虧官帑巨萬，省吏聞之，怒，立奏褫其職，并下獄嚴追。膽怯者懼牽累，悉乘夜遁。輩下貴人有與某交厚者，將釀金為之營謀，然數巨，不易集。花農初不識某令，聞之，倡助百金，同人感其義，始各出囊貲代償所虧，某始得出獄，而花農之名，則因是大噪。顧性孤介，不甚諧於俗，久之落落無所遇。後□餘年，有人見於并州，年鬢長矣。而曲伎益精，並工琴，能畫蘭，長洲宋子庭填《八聲甘州》一闕贈之。

馬查程拯饑寒

雍、乾之交，北屆燕趙，南盡吳越，其間讀書嗜古，歲散萬金拯士之饑寒，學與名日以進，家日以落，而兀兀不休者，於廣陵，則為祁門馬嶠谷、半查昆仲，於天津，則為查蓮坡、榕巢昆仲，於淮，則程水南及其從子蕙江，皆學人才士所望而歸也。

水南以乾隆乙丑歿，及乙亥，嶠谷、半查皆老病，鍵戶謝客；查氏或死或遠仕。士子之由北而南者，順風曳帆，靡所止泊，益淒厲寥落矣。

湖南士民訟謝濟世冤

乾隆初，全州謝御史濟世起戍籍，授湖南督糧道，方以剛直為巡撫許容所忌。衡陽令李澎、善化令樊德貽皆許之私人，徵糧多浮收，謝知之，乃飾為鄉人，赴縣納糧，遂得實，具牒糾李、樊。於面陳狀時，語過激，許大怒，輒具疏劾謝，令解任聽勘。廷諭總督孫嘉淦赴湘會鞠，孫惑於許及布政使張璨、按察使王玠之言，褫謝職，於是湖南士民數萬人揭帖為訟冤。高宗遣御史胡定、侍郎阿里袞往勘，得朋謀傾陷狀，獄具，督、撫、布、按、守、令皆坐免，謝則改官鹽道焉。

吳某假人金

乾隆初，兩淮運司署有鼓樓，頗雄敞。某歲除夕，有齏賈程某以避債居此，夜半，忽聞有橐橐聲登梯者，睇之，則同業吳某。驚訊曰：「君何為來此？」吳亦訊曰：「君何為先在此？」程曰：「吾今歲逋負四萬，無以應付，故隱此。君本厚利廣，何亦來？」吳曰：「吾今歲未了，須□萬金，今拚拚，僅及其半，與甲則漏乙，給丁而缺丙，剖分無術，故匿此以待來年。」程曰：「與君作伴守歲，良佳。」吳曰：「不然，吾有五萬金在家，自用則不足，濟君則有餘，何不假吾金去，儘可歸家料理。」即作票付程。程感謝馳去，俄頃復來，併載酒肴酌吳曰：「吾囑夥料理，今乃真可伴君守歲矣。」兩人皆徽籍，程更良賈，工心計，是歲，以海運遭風，至大折閱。幸有吳接濟，得不廢業。明歲，遂援吳為同事，亦盡復故業。

鄂文端救楊文定

鄂文端公爾泰總督雲貴時，雲撫江陰楊文定公名時方獲譴，新撫朱綱多方羅織，至欲用刑訊。兵民洶洶，為文定訟冤，謀群起擊綱，文端好言撫慰之，復厲聲責綱曰：「過湯陰岳忠武廟，見鐵人乎？」獄得解。高宗即位，首召文定，文定旋奏文端處置苗疆非善策，文端不以為忤。文定沒，文端經紀其喪，哭之哀。

張文和贈阿文成言

張文和公廷玉與阿文勤公克敦最相得，文勤子文成公桂初在朝列，文和視之如子弟。一日，見文成疾趨，諭之曰：「汝遠到之器，當持以凝重。君子不重則不威。」文成終身誦之。

莫冕侯送吳王歸

乾隆辛酉，瓊州莫冕侯恩貢紘赴省試時，有同府之吳烈、王曾二生皆才而貧，莫慨然與之俱。吳、王道病，既終試，而病皆劇，莫為之乞醫藥，任看護，復挈以歸。病且死，水無與之舟，陸無與之輿者。吳、王皆張目視，見莫在旁，歎曰：「吾友良苦。」語輒咽，而氣僅屬。莫仰天祝曰：「哀哉二君，並有老母，幸獲及家而瞑。幽鬼明神，其憐之。」自往而返，其里三千四百，竟致吳、王於其母，得不死於道路焉。

盧雅雨餽胡西垞金

山陰胡西垞素行詭激，落魄揚州。時盧雅雨為運使，屢謁，不得見，至除夕乃投詩云：「莽莽乾坤歲又闌，蕭蕭白髮老江干。布金地煖迴春易，列戟門高再拜難。庾信生涯最蕭瑟，孟郊詩骨劇清寒。自嫌七字香無力，封上梅花閣下看。」盧見詩，即呼驕往拜，餽金數笏。

夏湘人送盧雅雨出塞

六安夏湘人，名之璜。盧雅雨初為六安牧時，識之於諸生中，科州試拔置第一。然夏非試期不入。盧在六安三年，得民心，後擢運使，坐羨餘不足被劾，寓揚州董相祠聽部議。乾隆己未冬□月為盧誕辰，夏遠來慰祝，以□二月至。適有謫戍軍臺之命，毅然請從行，密為治裝，屬孔體仁為繪《軍臺負笈圖》。

初，盧聞之，未以為果負笈也，辭謝之。及五月，果就道，妻子哭於室，戚友餞於郊，惘惘有憐色，而夏飲三爵，策馬飛行，去不顧，蓋所以報知己也。在塞三年，王戌始歸，往返萬餘里。身所經歷聞見，皆有札記，名曰《橐中集》，浙江督學使者雷翠庭副憲鉉為序行之。

趙宗夫完佃夫婦

分宜趙士沆，字宗夫。有質行，家小康。佃人羅光廷苦赤貧，將嫁其妻，宗夫聞之，曰：「吾之佃，乃有此苦況耶？」予以銀米，周恤之，其婦得不嫁。

吳紉蘭倡辦義田

歙縣豐溪之吳氏，族繁人眾，其窮者或至無告，重以水旱饑饉，紉蘭封翁邦佩憂之。一日，謂其從父損齋及弟軼容曰：「吾儕何遽不若古人？昔范文正公置義田，田至今猶在。盍師其意，行於族黨間。」損齋、軼容以為然，而族人漢延、蜚英復交口贊成之。遂共輸白金萬兩有奇，買田宣州泚水間，歲所收入，悉以振族人之困乏者。紉蘭實董其事，然不以自居，而推功於族人，輒

曰：「微此四公者，吾言之而誰聽之邪？」

周氏義莊

蘇州周氏義莊，自乾隆時設立，莊田凡二千畝，均報明藩司，給有執帖在案。設莊正，由裔孫輪充，世守家法，無異言。

陶篠奏建義莊

乾隆庚午，吳縣候選員外郎陶篠置常稔田千畝，營守舍三餘楹為義莊。是冬二月，蘇撫雅爾哈善疏聞，明年四月，奉旨依部議，照原銜即用，以示獎勵。

羅謙齋好施與

衡山羅謙齋名登進，好施與。有故人子，貧無完衣，贈之袍，又私解所衷衣衣之。一日，有偷兒竊入，緣庭樹自蔽，家人環譟，謙齋止之。徐呼使下，予千錢，慰以溫語，遣之去。

唐子和施豆粥

黔邑唐子和，名義謙。棄儒習賈，遇戚里之困乏者輒周之。積勞三四年，視其橐可數百金，稍稍置田宅。乾隆癸酉，邑大旱，斗米錢四百，子和慨然曰：「予固飢寒中人也。今幸而獲生，不可立視人之死。」因損貲施豆粥，計所費，蓋喪其產三之一矣。

黃雲師樂善好施

乾隆乙亥，上海大饑，吏勸富人煮粥以賑。黃雲師曰：「無益也。民饑而來，雖得粥，且不飽，又有候伺填溢之患，不如捐錢給之。」乃自為倡，即所居五圖驗其最貧者，別大小口，大者日給錢二，小者半之。家給一票，令民持票取錢，按圖之次，五日一周，民不勞而得食，所活者甚眾。雲師，字騶書。家素封，固以樂善好施稱於里閭者也。

裘文達贈度歲資

新建裘文達公曰修嘗於京師石虎胡同賜宅構一軒，曰「好春」，退直輒就而憩之，賓客至者徑入其內。一日，值歲小除，諸人咸詣軒餞歲，裘命挈一囊至，傾出之，皆重五兩之銀錠也。數座客人數，令各懷其一，曰：「諸君年事大窘，聊以分潤耳。」數不足，復命人取之，徧給乃止。然以食指之多，賓客之眾，時值窘乏而斷炊。一日過午，尚未具食，坐客有愠者，裘覘知之，出而語之曰：「諸君他日皆饒天廚頌尚食之人，豈矜矜於裘某之一餐乎？且予亦尚未食，不獨客也。」客意乃解。

裘文達贈朱文正金

大興相國朱文公圭節清風，纖塵不染，雖居台鼎，固無殊寒素也。與裘文達公為文字至交。某年，歲云暮矣，偶詣文達，談次，擦髭歎曰：「貧甚，可若何？去冬蒙上方賜貂裘，比亦付質庫矣。」文達笑曰：「君貧甚，由自取，可若何？欲一擴眼界乎？」因出所領戶部飯食銀千兩，陳之几上，黃封黃丸然。文正略注視，輒起自座間，手攫二鈔鏹登車遂行。文達不語，蓋贈之矣。其陳銀几上也，固欲周之也，文正會其旨，故取之弗疑。莊生所謂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，晚近無此交情也。

程風衣助馬璞臣

乾隆時，桐城馬璞臣訪程風衣，時將入都，以便道至揚州也。風衣留之。居數日，璞臣資匱，而風衣亦方在窘鄉，乃從質庫中諾其請，助之成行。

江鄭堂好客斥金

甘泉江鄭堂藩淹貫經史，博通群書，旁及九流二氏之學，無不綜覽，詩古文豪邁雄俊，才氣無雙，嘗作《河賦》以匹郭景純、木玄虛《江》、《海》二作。受業於惠氏子弟余仲林，盡得其傳，諸經多有發明。其為人則權奇倜儻，能走馬奪槊，狂歌豪飲，好客，得金輒斥之，至貧其家。

溫芝山力疾辦賑

乾隆丙子，湖州饑，餓殍載道。溫芝山憫之，與同志張元燦等請於通判陳榮，議賑，陳首捐俸。徧勸得銀五千兩，乃語陳曰：「經費不難，分給難；分給不難，弱不遺漏，強不冒濫難。」陳曰：「余籌之熟矣。特此事，非君才不能辦，非君心不肯辦耳。君其行矣。」時疫癘盛作，戚族多沮留，溫曰：「此吾志也。一方之人瀕於死，義不可止，得多活人，余焉惜？」乃日徒步數里，抵一鄉，按戶目驗其丁口，得極貧一萬二百七十七人，手注冊，給符一，大口錢四，小口半之，七日一給。勞苦兩閱月而病作，猶力疾前往，事竣，竟不起。疾革，語嗣子曰：「我家世尚節義，以自便利為大辱。非祇辱其身，且辱其祖若父也。我死，汝宜益勉於善。」

高天喜救兆文毅

高總兵天喜，其先準噶爾部人。雍正時，為官兵高姓者所擄，撫為子，故冒其姓。雙觀凸出，鬚髯蝟刺，日飲酒以石計。兆文毅公惠被困於濟爾哈朗，數月無耗，當事者遣使偵之。時風雪凜然，人皆憚行，高慨然應命。日還，往返數千里，卒通兆信。高宗大喜，立擢遊擊，未逾年任總兵。未幾而兆復被困於黑水，率本部兵援之，以力戰死。

祝貽孫經紀汪謝谷喪

海寧祝貽孫之與人交也，生死不渝。大理守汪謝谷與之契，赴官時，聘以俱行，無一不左右之。無何，汪病卒，為經紀其喪，扶柩旋里。既至，為文辭其靈，若猶不勝傷感者。

祝貽孫教養幼子

周鐵梅取友必端，交游亦廣，而身後蕭然，罕有恤其子嗣者。祝貽孫教養其季子庸玉，攜以同居，後遂成立。

趙鎮寰待蕪湖令

蕪湖令某卒於官，虧賦額，無遺橐，孤寡晝夜泣。趙鎮寰曾客其幕，至是，還其向所致之脩幣，且自質貸數百金以濟之。眾感其義，爭致賻贈，遂歸其柩與孥。鎮寰，名如山，乾隆時之上虞人。

姬南唐斥財

永濟姬南唐負郭田無畝，儲待不及擔石，然人有困乏必拯之。每秋陰積雨，輒詣鄰舍下戶問所須，告以餓，則罄甕盎之米散之，已無以炊，弗顧也。聞人以采雁不足不能成婚禮，輒持數金與之，不責償。有償夙負者，稱父遺命謂姬氏之恩不可忘，以檢舊券弗得，遂不受。

汪禹績斥財

汪禹績，名汝淮，鉛山孝廉也。嘗有人負其金久而不償，不責也。而其人多宿逋，旋為諸債家所迫，嘔血一斗，其鄰人憫之，至禹績所來句藥。禹績故精醫，歲合丸散施人，治病輒奇效。至是，與以藥，且持金數餅納鄰人懷，曰：「煩以此付彼償逋，勿藥可愈也。」

劉世傑斥財

劉世傑，字君玉。甫髫失怙，事母惟謹。性慤擊，多隱德，人弗之知也。乾隆某年，值歲歉，傾囊濟之，不少吝。大祲，復借發常平倉粟，賴以全活者數百戶。嘗救覆舟者九人，中有浮尸，買棺瘞之，榜示其尸之衣履年貌於道。踰年，乃知為鄧某也。適有無賴子唆其家誣控同舟者，質之公庭，發棺推驗，得死者佩纒中二餘金，事乃已。有司以聞，詔賜八品頂帶，於是里黨翕然稱其賢。

何靖陶待佃人

宜興何訥庵既歿，而身後負戚鄰債三千餘金，其子靖陶悉焚其券。家有田二頃，佃之黠者納租時每短其升斗，而於良者取盈焉。靖陶親課其租而還其盈者，曰：「腴瘠等而租異，吾不以汝良而課汝也。」黠者始知媿。某寡婦佃其田數畝，餘年無償，置

不責，轉周恤之。遇歉歲，施糶、設糜，尤力為之。靖陶，名亮直。

何靖陶還券

乾隆某年，有遠方夫婦挈子至宜興，浮舟乞食，未幾，夫死，何靖陶為具衣襯以斂之。婦欲歸，鬻子與舟為費，納券於靖陶。將行，母子相持哭。乃取券焚之，還其舟，曰：「我向受汝券者，恐汝子不鬻於我，即屬他人，則歸亦未可必。且不見別離之苦，即歸，亦難保後此之不輕棄其子也。」

曾紀燦還券

曾紀燦，字紋焜，桂陽州人。治貨殖。有石某者，逋紀燦金，鬻婦以償，乃還其券，石為感泣。一日，負囊將歸，自郴行，及梁山，已薄暮，忽後有人，自言王琪，願代之負。從行過山坳，見有虎噬人，紀燦大懼，王曰：「虎所傷者，不義人也。君毋恐。」抵旅舍，其人忽不見，紀燦異之，歸以語兄。兄曰：「吾憶石某妻，王氏也，其父名琪，無乃結草之報歟？」紀燦乃檢諸券，酌其貧者，悉歸之。

毛叔成棄債

毛叔成，名應鎬，錢塘人。性慷慨，人有負其金錢而貧不能償者，輒焚其券，先後凡數千金。嘗過一債家，會日暮，主人留叔成飲，因出而沽酒，久之不返，婦披帷出，與叔成語。叔成不答，疾去，遂棄債，不更往。

李應卜輕財好施

郝城李應卜輕財好施，有典其田而遠遊者，牽其孤詣應卜，涕淚以託，為之授室，且復其田。有喪其妻者，為之娶，再亡，復娶，更給田六畝資其生。有以困故欲遠徙者，與粟百石以留之，其他貧不能自存者，或與之金使買遷，或授之田使耕，或代償其債，或歸贖其產。又有受其資賈於外者，及歸，貨財都盡，愧無以見應卜，應卜無憾容。

山西賈人閻文煥嘗備於應卜之肆，負其債而死。其幼妻攜穉子涕淚而訴曰：「吾夫貧，有負主翁。寡婦孤兒，家鄉千里，奈何？」應卜太息曰：「往事勿復言。」市棺殮之，歲給以粟布。

李應卜攜金詣縣庭

李應卜設肆貨粟。一日，有攜金市粟者，閱其金，有官封，心竊疑之，與粟，遣之去，即攜金入縣庭。縣令坐堂皇，方夾訊庫吏盜金，而應卜持封金至，乃釋吏。令雅重之，造其廬，欲舉為鄉飲賓，固辭不就。

秦封翁拯危全節

秦嗣泉修撰大士之封翁，嘗為刑房吏，年五□而無嗣。邑有某甲坐法論死，妻少艾有姿，伉儷甚篤，欲失節而救其夫。謀之秦曰：「妾夫不幸罹死罪，有能援手者，妾當夫之。」秦未之對。婦以秦拒，哭不能仰，秦見而哀之，曰：「汝姑去，當竭力圖之。濟則已，不濟，亦有以報。」婦去，秦力為之謀，其夫竟得活。又年餘，釋歸，夫偕婦往謝秦，並欲留婦踐約。秦正色曰：「吾之救汝，豈利婦乎？」力拒之，遣與俱歸。邑人聞其事，皆相語曰：「刑房刑房，救一成雙。何以報之，生狀元郎。」明年，生大士，少時氣宇已自不凡。迨大士及第，封翁猶及見之，年八□餘矣。

王敏徒步送釋子

汾陽武生王敏嘗徒步赴省試，居逆旅，遇一釋子，察知為被誘者，走百里送歸其家。則此兒為寡婦所撫，忽失之，正惶急不欲生，望見兒，母子如獲更生，願酬謝。敏曰：「吾憐釋子無依耳，何謝為？」遂行。

江橙里買園不自有

程在山，名鍾，吳縣人，世居楓橋。其父為富商，門庭豪侈，而在山生性淵靜，好讀書，不問家人生事。為諸生，一試於有司，不得志，即棄舉業，以詩歌自娛。中年父歿，料檢記籍，知頻歲折閱多逋負，悉售其居積之貨以償，猶不足，則并棄其室廬。

在山舊有園，在西磧山下，地極幽僻，於是移家居之。園有紫藤，枝幹奇古，蔭數畝，本為山家荒園中物，在山之父見而愛之，并買其地以為園，然僅有屋數椽，餘皆菜畦。既得之，則以次經營，遂有九峰草廬、清暉閣、寒香泉、釣雪榭、綠藻亭、騰嘯臺諸勝，名之曰逸園。終日吟嘯，罕入城市。妻顧信芳，號生香居士。亦能詩，高情雅致，不減在山。春秋佳日，或偕遊銅坑、鄧尉間，布衣椎結如村氓，而行吟不輟，見者以為神仙中人。如是者二□餘年而妻死，在山亦老矣。妾生一子，方襁褓，自度不能終有此園，乃以售於揚州江橙里。橙里亦豪士，夙重在山名，以買園之資歸之，而使其仍居園為主人。橙里歲時一至，與在山觴詠數日而已。

葉氏子迫李某還鞴銀

永寧州有陳某者，家巨富。嘗飲於州署，席間，有偉丈夫突然至，少年也，衣服鮮美。陳異其人，訊州牧，牧曰：「此李某，至州已三載，惟以交納官吏為事，實未詳其世族。」陳有少女，欲媾李，乞州牧為媒。李允之，惟約曰：「月有數夕出會客，莫相阻。」陳允之。既贅，夕出，終夜不返，所往來者，皆峨冠奇服，狀貌傲醜之輩，陳悔之。

吳中有葉氏子，少無賴，好劍術。有老嫗，能以劍為雙丸納口中，又能使人以白刃擊其肩背無血跡，曰：「此麻姑避劍法也。」葉受其術，出游於外。時乾隆丁亥，王師征緬甸，轉餉至沅州，一夕，忽失銀數百鞴。守吏大驚，責胥吏捕緝，終日咎撻，有老胥曰：「銀有數百鞴，非一人所能持。其夥若多，聲應諠沓，何以守者無所聞？必有異。」因號泣路旁。葉適至沅，異而問之，老胥告以故。葉憐其老，曰：「吾為代覓之。」因物色於滇、黔，終不得。一日，之永寧，遇李於途，詔曰：「此小李將軍也，奚至此？」路人曰：「此陳氏贅婿也。」葉遂至陳宅，告楚中失鞴事。陳亦訝曰：「數日前，婿頗暴富，未審所自，豈即盜官項耶？」葉曰：「夜令汝女細詢之。」陳告其女。晚，李至入戶，見妻悽然，詰之，女戰慄，長跪以謝。李疑有他故，拔壁上劍將斬之，葉自窗躍入，曰：「不可害良家女。洩其機者，某也。」李嗒然，棄劍曰：「吾兄奚至此？吾事敗矣，不可久居。」葉忿然責之曰：「吾儕以義為重，豈可盜官家物，遺禍於人？」李曰：「諾。兄速回楚，官帑保無失，吾亦棄此而他徙矣。」葉辭陳歸，李亦以其日棄家去，不知所之。是夜，沅庫得所失鞴，則封印如故也。

葉既歸吳，物色者愈眾，葉曰：「布衣而享妖異之名，其禍足以殺身。」因辭父母，之點蒼山學道，卒未歸。

鄭大純殯友

閩縣鄭大純孝廉際熙介節而敦誼，家甚貧。鄰有吳某者，亦介士，死不能殮。鄭重其節，獨往，手殯之。將去，顧見吳母，母老德，衣破，即解衣與母。母知鄭無餘衣，弗忍受也，乃置衣室中，亟趨出。

鄭大純救某舉人

鄭大純既舉於鄉，將試京師，北上，道蘇州。或告之曰：「適有閩中某舉人至此，發狂疾，忽罵大吏，吏繫之，禍不測矣。」鄭矍然曰：「吾友也。」即謝同行者，徒步往，就其繫所，為供醫藥飯羹，其便溺時，輒代掖之。適有所識貴人至蘇，求為之解，某始得釋。即護之南行，至乍浦，乃遇其家人，與別去。於是失會試期，不得與。

貝慕庭壽辰焚券

吳縣貝慕庭，名紹溥。方年六□，遇壽辰，諸子方奉觴稱祝，慕庭出一篋，其中悉債券也。謂諸子曰：「焚之，所以為若翁壽也。」

貝慕庭臨死贈金

貝慕庭化本姓為何，以曾祖啟祚出嗣其母舅貝開仲，遂氏貝。以乾隆己丑正月□七日卒，時年六□五矣。初得痰疾，疾甚時，徧召貝氏，何氏子姓諸姻親之黨至前，款語良久，出金，次第分贈之，下至婢僕無遺者。既，乃屬家事於諸子，命治斂具，語之曰：「吾胸中無罣礙，可瞑目矣。」乃整衣端坐而逝。

馬秋玉待鄭板橋

興化鄭板橋大令變未通籍時，居東門外寶塔灣，以課徒自給。值歲儉，生徒盡散，因舉債以償急需。約至端午，質劑子本，屆時而界，然慮不得償，先期避焦山，依其鄉僧，飾辭遁暑，實避債也。五月下旬，未得家中耗，不敢遽歸。馬秋玉曰瑄時住松寥閣，清晨雨霽，攜一僕登山椒，微吟相屬。板橋從其後聽之，似重疊，僅得一語云：「山光撲面經宵雨。」板橋遽前揖曰：「君得句頗佳，已竊聽之。」馬謂：「詩思澀甚，先生能舉其偶乎？」板橋曰：「不才已得『江水回頭欲晚潮』七字，不審足下謂何？」馬喜甚，謂較己語為自然，叩其所居，明日訪之，邀往對弈，即為設一榻，請移居，樂數晨夕。久之，板橋欲歸不得，有憂色。馬詢曰：「以君雅人，方謀行樂，何鬱鬱為？」板橋曰：「僕以避債而來，非能效公等作達也。今將歸矣，慮家中無耗，不敢遽行，故憂耳。」馬唯唯。又歷數日，與馬別，為之祖餞，舉觴為壽，板橋自落落也。

板橋抵里，步近門巷，趨趨不前。見圻人方墻牆掃除，大駭，以為宅已賃他姓矣。及入門，則其孺人含笑相勞苦，又呼僕具酒食，曰：「老爺當餓矣，可亟備食。」板橋益蹙蹙不安，私叩孺人曰：「端午節何如？」曰：「前數日君寄家二百金，已畢償，端節左右驟突吾門者，皆改容謝罪去。今以其餘修屋，防梅雨耳。」板橋自歎曰：「吾怪馬君固應不至是，今果知賢者也。」是年赴揚州，與馬訂交，後遂為馬上客，既罷官，亦常主於馬。

鄭板橋念乳母

鄭板橋少孤寒，賴乳母費氏撫養得活。歲饑，費晨負入市，以一錢易餅置其手，始治他事。板橋既入官，有詩云：「食祿千萬鍾，不如餅在手。平生所負恩，豈獨一乳母。」

鄭板橋傾囊贈人

鄭板橋嘗官山東濰縣，乾隆時罷歸家居。嘗作一大布囊，凡錢帛食物皆置其中，隨取隨用，或遇故人子弟及同里貧善之家，則傾與之。著有《板橋詩詞鈔》及《家書道情》行世。濰縣人多效其書法，世咸以才人目之。其集中家書數篇，語語真摯，肝肺槎牙，躍然紙上，又非僅騷人墨客比也。

浦天玉以利濟為事

浦天玉性好施與，以說書於揚州，得厚貲，益以利濟為事。嘗於冬日說范叔綈袍故事，曲盡凍丐之狀於富室諸女郎前，且曰：「我少年時亦猶是也。我將罄所蓄，製棉襖以施凍人，種來生溫燠。」諸女郎感其言，盡發囊篋，侍女灶妾，亦有脫簪珥以為助者。是冬祈寒，雪深三尺，而城內外乞兒無不挾纊者，天玉之力也。天玉，名琳，乾隆時之江都人也。

齊周華救呂晚村

天台齊周華為召南猶子，以刊印呂留良書籍受極刑。其《救呂晚村疏稿》有云：「呂留良生於有明之季，至我朝，著書立說，廣播四方。其胸中膠於前代，敢妄為記撰，託桀犬以吠堯。夫堯不可吠而不吠堯，恐無以成為桀之犬。故偏見甘效頑民，而世論共推義士。又以其書能闡發聖賢精蘊，尊為理學者有之，實未知其有日記之說。伏讀上諭，日以改過望天下之人，故寬曾靜於法外。臣思呂留良、呂葆中逝世已久，即有歸仁說，作於冥冥中，臣已不得而見，第其子孫以祖父餘孽，一旦罹於獄中，其悔過遷善趨於自新之路，必有較曾靜為尤激切者。夫曾靜現在叛逆之徒，尚邀赦宥之典，豈呂留良以死後之空言，早為聖祖所赦宥者，獨不可貸其一門之罪乎？」

朱抱經待全謝山

甘泉朱抱經，名重慶，寒士也。善詩古文，與全謝山太史祖望交最深。謝山寓揚州，病危急，乃移居抱經家，蕩芩之資，皆抱經任之。

董小鈍整理全謝山集

全謝山易簀時，以詩文稿付其弟子董秉純小鈍藏棄，手定凡六卷，其餘殘篇剩簡幾滿一竹筥，小鈍泣拜而受，黏連補綴，又彙為七卷。其中與正集重複及別見於他作者幾四之四，擬重刪定。以多謝山手書，不忍塗乙，因手自謄寫，課徒之際，鈔得三百餘紙，船舁驢背，挾以俱行，竟未竣事。小鈍旋判那池州，地僻政簡，日課字四千，四閱月，始卒業，即後所傳《鮚埼亭外編》也。

阮文達刊胡稚威文

阮文達公嘗督浙江學，按部紹興，道經胡稚威之居，怦然心動，詢其老嫠，則稚威妻也，因搜其遺文刊之。

陳履和刊崔東壁遺書

陳履和，石屏舉人。乾隆時，入都會試，遇崔東壁，見其所著《考信錄》，即執弟子禮。崔歿，無子，為刊行其遺書。

袁子才瘞龍武台

江寧梓人龍武台長瘦多力，隨園亭榭，率成其手。龍病故，袁子才為之棺斂，瘞於園之西偏隙地。又為詩以告之，有「汝為余作室，余為汝作棺。瘞汝於園側，始覺於我安。本汝所營造，使汝仍往還」等句。

僕勸秦文恭攻經史

秦文恭公蕙田未第時，曾就金陵通志局繕書。文恭晝夜圍棋，有僕某，不服使令，文恭面責之。某對曰：「主家累世仕宦，薪水未至乏絕，太夫人以志館可養靜讀書，是以命主到此。主乃終日圍棋，奴敢問主圍棋中可有狀元宰相乎？主若專攻經史，奴服勤，不敢少怠；如長此圍棋，奴非惟不服使令，且回家報老主母矣。」詰旦，文恭召僕謂之曰：「夜來思汝言，大有理，當屏去棋局，不復戲矣。」未幾，省試中式，春闈告捷，旋以第三人及第，授編修。

俞蓉江歸友櫬

金匱俞蓉江，名大鴻。幼警悟，嗜學，工詩畫，得唐、宋人意。及長，循例入太學肄業，歲需膏火，自顧弗遑也。有吉水人某與俞善，遊學至都，遭疾不起，俞罄己資經紀其喪，且撫育其歲兒，為之延師課讀，數年學大就。適官以考職發河工，將出都，以某尚未歸葬，其子不能獨留都下，亟託其鄉人，給資，令扶櫬回返。其子旋游庠食餼，感俞高義，尸祝之。

成果亭贖洪北江

洪北江遭戍伊犁，將行，無所得資。成果亭尚書格時官戶部主事，貧甚，又雅未識洪，聞其無資用，以屋券質銀三百兩盡餽之，乃就道。洪在戍所，僅百日，特旨賜環。

洪北江經紀黃仲則喪

洪北江與黃仲則友善，仲則西遊，病亟，飛書達洪，促急行，以屬後事。洪在畢秋帆制府幕次，聞耗，借馬疾馳，日走四驛。至，則仲則已逝，移殯蕭寺。洪哭臨甚哀，為經紀後事備至。扶柩東下，途中有與秋帆箋云：「自渡風陵，易車而騎，朝發蒲坂，夕宿鹽池，陰雲蔽虧，時雨淩厲。自河以東，與關內稍異，土逼若術，塗危入棧，原林黯慘，疑披谷口之霧；衢歌哀怨，恍聆山陽之笛。日在西隅，始展黃君仲則殯於運城西市，見其遺棺七尺，枕書滿篋撫其吟案，則阿彌女之遺箋尚存，披其總帷，則城東之小吏既去。蓋相如病肺，經月而難痊；昌谷嘔心，臨終而始悔者也。猶復丹鉛狼藉，几案紛披，手不能書，畫之以指，此則杜鵑欲化，猶振哀音；鷺鳥將亡，冀留勁羽，遺棄一世之務，留連身後之名者焉。伏念明公生則為營薄宦，死則為恤衰親，復發德音，欲梓遺集，一士之身，玉成終始，聞之者動容，受之者淪髓，冀其遊岱之魂，感恩而西顧；返洛之旌，銜酸而東指。又況龔生竟夭，尚有故人；元伯雖亡，不無死友，他日傳公風義，勉其遺孤，風茲來異，亦盛事也。今謹上其詩及樂府共四大冊。此君平生與亮吉雅故，惟持論不同，嘗戲謂亮吉曰：『予不幸早死，集經君訂定，必乖予之指趣矣。』省其遺言，為之墮淚。今不敢輒加朱墨，皆封送閣下，暨與述庵廉使、冬友侍讀共刪定之。【述庵，王昶字，後官侍郎。冬友，嚴長明字。】即其所就，已有足傳，方乎古

人，無愧作者。惟稿草皆其手寫，別無副本，梓後尚望付其遺孤，以為手澤耳。亮吉□九日已抵潼關，馬上率啟，不宣。」讀之想見洪之風義也。

畢秋帆以萬金惠貧士

畢秋帆性異儒，無遠略。任兩湖總督，教匪初起，受和坤指，不實告，遂致蔓延日久，九載始靖，人爭咎之。姚姬傳且曰：「戮畢沅之尸，庶足以謝天下。」其受謗如此。然性好風雅，廣集遺書，敬禮文士，孫淵如、洪稚存、趙味辛諸名士多出其幕。歲以萬金遍惠貧士，人言為宋牧仲尚書後一人也。

孫淵如為蔣伯生追逋

蔣伯生隨宦山左，久為寓公，所築蘿莊，花木交蔭，有古槐七□二樹，名其堂曰七□槐堂，一時名士東游者，題襟書壁，各有倡酬。伯生家不中貲，又為人假貸千金，窮日甚。其人有力而不欲償，適孫淵如權廉使下其事於邑，伯生有句云：「為我追逋真火急，向人延譽見風流。」

程魚門周濟親友

程魚門晉芳，新安大族也。治鹽於淮。時兩淮殷富，程尤豪侈，多畜聲伎狗馬，魚門獨悒悒好學，服行儒業，罄其資以購書，度閣之富，至五六萬卷，論一時藏書者，莫不首屈一指。好交游，招致多聞博學之士，與討論世故，商量舊學。無何，鹺業折閱，家道中落，庶務皆由門客悍僕處理。又好周濟親友，求者應，不求者或強施之，付會計於他人，一任侵盜，不勘詰，以故雖有仗助，如沃雪填海，負券山積，勢不能支。會避債赴陝，將謀之畢秋帆，以為歸老計也。冒暑行喝，至署未半月，遂病卒。

顏玉光行醫施藥

顏玉光，桂陽州學生。放於詩酒，磊落自喜，面斥人過，人卒無怨者。善療日疾，自施藥，家貧，不常得錢，得之，即合藥。遇求醫者，其疾深，即留置空室中，飲食之，治療之，愈，乃使去。鄰婦病求藥，需重金，顧室中無可為計，惘惘不樂。其友怪之，以情告，友遽出貲助之，病果愈。

顧琮經紀完顏偉喪

顧琮嘗為河東總督，方蒞任，前督完顏偉病於署，家屬已先行，顧為之守護湯藥，旬日無倦容。完顏謝之，曰：「吾輩共事君父，與昆仲無異，安有兄病而弟不經理者乎？況公家屬已去，琮敢不勉勉從事乎？」完顏感激垂涕。後卒於署，顧董其喪事，含殮從厚。

錢太和歸人雙櫬

錢九韶，字太和。寡言笑，而於義之當為者無不為之。有胞姊為禹氏婦，家道中落，次甥傭書於商南，欲奉其父母以去，太和苦勸不能止。不數歲，姊與姊夫相繼死，□年不歸櫬，太和念之，輒淚下，節縮歲入數□金，返其雙櫬而葬之。

錢太和教養友女

鄭州諸生孟雲蒼，錢太和之故人也。家赤貧，為之介紹，館於大梁。雲蒼攜家往，值疫癘大作，其長子冢婦皆死，雲蒼亦亡。有弱女年□三，無所歸，毅然收養之。時再繼室張氏有癩疾，納陳留王氏以為簪，即以此女為王氏女，名之曰孟姑，使不忘其本。撫育教誨，得成淑媛，後為擇婿嫁之。

馮三友送某觀察櫬

皋蘭馮三友，名益。四歲失怙，賣餅餌以養生母，母寄居尼庵。及九齡，某觀察留撫之。越四年，觀察死，其妻孥將扶櫬歸燕，三友感其德，將送喪，請於母曰：「微觀察，兒不得侍母，且兒之報觀察者，止此矣。請期一歲返。」遂往，力襄葬事，若成人。葬畢，觀察子強留之，三友曰：「吾與母約一歲歸，敢以交情貽倚廬憂乎？」即歸，時年甫□三也。

馮三友以義烈稱

馮三友自燕歸，以義烈稱，邑宰延主常平倉會計。倉故多弊，蠹胥從糧長索賄，三友聞之怒。胥曰：「將饋公耳。」三友益怒，曰：「爾為盜，吾亦盜耶？」乃止。長安尉某聞三友賢，招之往，則曰：「子職在恤囚，吾請助子。」至獄，命卒滌刑具，檢囚食，詢疾苦，日以黎明赴獄。獄卒曰：「公何自苦？」曰：「吾與若起居無禁，囚手足貫銀鐐，便旋候監放。何忍貪一己之安，貽眾囚以苦耶？」囚聞之，皆感泣。

孫隱谷為吳某營美饌

孫隱谷，名宗濂。有疏戚吳某，粥粥無他能，依依以老。為營美饌，或曰：「豫凶事何亟亟也？」曰：「使及見之，恐其遽瞑目而疑我之薄矣。」然孫死而吳尚健飯也。

紀文達勸奴師犬之義

紀文達公昫戍烏魯木齊，畜數犬。乾隆辛卯，賜環東歸，一黑犬曰四兒，戀戀隨行，揮之不去，遂偕至京師。途中守行篋甚嚴，非文達至前，雖僮僕不能取一物。稍近，輒人立怒齧。一日，過關展七達坂。車四輛，半在嶺北，半在嶺南，日已曠黑，不能全度。犬乃獨臥嶺巔，左右望而護視之，見人影，輒馳視。文達為賦詩二首曰：「歸路無煩汝寄書，風餐露宿且隨予。夜深奴子酣眠後，為守東行數輛車。」「空山日日忍飢行，冰雪騎驅百廿程。我已無官何所戀，可憐汝亦太癡生。」紀實也。至京歲餘，一夕，中毒死，或曰奴輩病其司夜嚴，故以計殺之，而託詞於盜也。文達收葬其骨，欲為起冢，題曰「義犬四兒墓」，而琢石，象出塞四奴之形，跪其墓前，各鐫姓名於胸臆，曰趙長明，曰于祿，曰劉成功，曰齊來旺。或曰以此四奴置犬旁，恐犬不屑，文達乃止，僅題額諸奴所居室曰「師犬堂」。

曹慕堂仗義

乾隆朝，曹慕堂宗丞學閔與紀文達公同在翰林院清閭堂辦事。會有八九人以爭名事為院長所嫉，院長將劾之，文達亦被嫌，日在危疑中。曹，仗義人也。乃邀同人詣院長前婉請曰：「以公所聞，此數人者，褻不蔽辜矣。然此語從何來，倘白簡一上，事下刑曹，無證佐，不能成獄，願先示告者姓名，并列章中。」院長沉吟久之，竟中止。後數人皆通顯，皆不知此事之由曹解之也。

曹之同年陳裕齋侍御，四□餘無子，而不能置妾。曹乃鳩貲買一女送其家，後舉一子。侍御夫婦相繼沒，有婿謀據其餘資，百計媒藥，孤兒孀婦，且旦夕不自存。曹又率諸同年聲婿之罪而斥逐之，乃得安。

葛志齊求免邑人徭役

葛志齊，辰谿人。精醫術，尤長外科。湖廣總督開泰患足癱，屢治不效，志齊療之，立愈。乾隆癸巳，緬甸叛，領兵大臣阿文成公桂道患背疽，危甚，召志齊治之。問效遲速，志齊以半月對。至□二日愈，阿謝以金，不受，曰：「但求免本籍徭役。」阿以其勞著於軍，行縣援免，勒碑縣庭。

仙鶴翎以救尹吉圖受傷

提督仙鶴翎，山東人。乾隆甲午秋，王倫叛，時方為千總，隨副都統尹吉圖入汪家小樓搜緝。尹驟抱倫背，賊黨刀劍叢至，尹仆地，仙奮身前救尹出，背受刀傷如畫，三日乃甦。舒文襄公赫德奏聞，立擢守備。後洊至湖南提督。

高海樵歸友櫬

閩縣高海樵，名騰。與曾夔堂孝廉韶為同年至契，曾以豪飲致疾，高寄詩規之。乾隆丁酉，高之友葉秀旅死福州，為之經紀其喪，且送櫬歸。適秋試榜發，中道聞捷，或勸其返棹，曰：「得一科而棄友櫬，於心忍乎？」

嚴敏中質錢應人

杭人嚴果，字敏中。以授徒為生，歲入之脩脯常不給。有告急而以書畫經籍之類求售者，不較其值，輒質錢以向之購，或見而

愛之，亦即持去，是以家無遺物。其自作書畫，亦皆隨手贈人，不自珍祕也。

陸健橋收廣興尸

《燕蘭小譜》作於乾隆乙酉以後，及庚戌舉行萬壽大典時，浙江鹽商承辦皇會，有三慶班入京，自此繼至者，則有四喜、啟秀、霓翠、和春、春臺等班。各班小旦將百人，大半見諸士夫歌詠。若春臺班小旦陸健橋【蘇州人。】為廣興二爺收尸一事，尤為難得。廣，名興，其兄弟行為□二。官侍郎，與陸最昵。遭事棄市，親族中無敢收其屍者，陸為棺斂之。

王鷺亭送病友

王聯，字鷺亭，泰州人。善詩古文，精制藝，餽於庠。乾隆庚子，偕沈某赴金陵應秋試，沈病喉欲歸，時去試期僅五六日。沈貧蹇，勢又將死，王獨慷慨送之。至龍潭，宿客邸，沈病亟，呼有鬼，命王伴之臥，口臭腐，穢觸鼻，王自若。中夜起，沈坐局輿中不自持，王步行以背衛之於兩局之間。未幾，沈斃於路，輿人欲散，王以義感之，始舁之至丹徒之某寺殯焉。

解士雄睦嫗任恤

解士雄，字勳武，海州人。少孤，以力田起家，入賞為國子生。為人樸魯儉約，常布衣疏食。而性好施予，有睦嫗任恤風，族黨之力難殯葬者，嫁娶愆期者，皆待之以給。歲暮農事畢，則周行村野間，視破屋中之有鶉衣塵甑者，輒予以布粟，故一鄉皆稱之為解善人。

乾隆乙巳，海州大旱，民饑，州牧林光照設廠煮粥以振，解率先捐錢八百緡助之。既而念所居白墟埠鎮之被災為尤劇，復即其家別設粥廠，分男女二棚，與其妻分督之，輒中夜起，率婢僕浙米執爨。清晨，餓者環集，夫婦先啜一盂以嘗之，然後操杓散給，無不飽飫以去，日常數百人。自冬至夏，閱六月，所全活者逾千。是歲，農無籽種，棄田不耕，乃出所藏粟麥，計畝而貸之種，不立券，穫而償者不取息，不償者聽。會郡縣將上捐賑籍，林嘉解之行誼，欲達其名於大府，解遜謝曰：「鄉毗自以其私治比鄰里，何敢炫鬻求榮邪？」

盜救祁門邑令

乾隆戊申夏，徽、寧大水，祁門受水尤甚，城牆、官署、學校、監獄悉被衝。監中有仗義殺人之盜，罪當斬，邑令貴州吳開元力為營救之，得減。遇水衝監，盜躍出，入內署，水亦至，吳抱印偕眷登樓。須臾，水沒樓梯，樓旁有合抱大楊，盜躍登之，得跨入樓，而水已沒樓窗，盜一手擊之，破樓簷，援楊枝，送置樹巔，得不死。家屬不及救，樓旋圯，悉為魚鱉。水退，盜扶吳下，偕至省，吳以短衫單褲見撫軍，撫軍哀之，予以衣服飲食並銀若干兩，令回縣料理，且曰：「奏聞後必有陞擢。」吳泣曰：「一門數□□，自天南相隨至此，今盡藏魚腹中。卑職身已無家，何須富貴？願納印信入黃山落髮耳。惟某盜為今之義士，願獎拔之。」撫軍從其言，悉以狀奏聞，朝廷優恤焉。

壯士盜印免糧

魏，武者，乾隆時，在邗上，以技擊聞。尤善騎射，解馬語，與薛三、張飲源齊名，當時所稱為魏馬、張刀、薛硬弓者也。魏初不解馬語，少無賴，投清河縣為馬快，以能詭盜稱名捕。江蘇布政莊某挈眷游金焦，值江漲，拘農人曳舟，遲則鞭之。時方蒔稻，農甚以為苦。有壯士自來任役，麾眾去，獨牽舟行，把纜而走，其疾如風。將渡彼岸，一躍登舟，左把舵，右牽篷索，頃刻竟渡。莊大悅，將厚賚之，壯士笑曰：「某不需此。」出尺紙曰：「煩為印此空白。」莊大驚曰：「此何能妄為？且印不在此。」壯士曰：「公必印此，且印已攜來，今置某號箱中，何見誑之深也？」莊怒，叱曰：「而不知我為天子命吏耶，意欲何為？」壯士亦怒，嗤之以鼻，曰：「某，細民也，乃不知若慣以天子嚇人。」莊目左右猝之，壯士拂以袖，皆縱橫仆仆，遂取其箱，擊以手，立裂之，出印，顧莊曰：「怨汝初來，未有差誤。不然，當摘以去，便當如何？」莊所率護勇數□人皆相望，莫敢前。壯士印訖，踏波如平地，徒步去。莊大駭，命轉棹以歸，舟子告舵壞矣。蓋頃間已折也，乃急命修理。明日始行，還蘇，陰令人以年貌訪之，咸不知所由來。

月餘，川沙廳以公文至，言奉檄免東偏渚地錢糧，今已如命。川沙者，其東邊前病海嘯，民流離者甚多，令請免徵，莊惡虧國課，竟不許。既而公文忽下，疑之，故以報，不意果偽。莊甚怒，然印已鈐，無如何也，乃求能捕之者。或以魏薦，莊性嚴厲，任事者不稱職輒獲罪，眾皆為魏危。魏年少氣盛，率然往。莊召之，語以故，且曰：「當於盜窟求之。」魏率爾應曰：「此種行徑，必非盜也，於盜窟必不得，當於村野間求之耳。」莊左右爭目魏，令無辨，辨者，大人且怒。魏佯不覺，又曰：「為此者必川沙人，彼日擊鄰里之災難，故以是為救濟之計。大人誠能因其偽而獎之，嘉許其膽識，庶彼將聞風而來，得之始較易耳。」莊曰：「言似有理，且為我訪之。」魏乃芒屨行滕草冠飾為鄉人者，四出偵察。得卜者一書，乃南行渡錢塘，入括蒼，遇黃冠之道者，以書投之，肅立聽命。道者發書，謂魏曰：「汝所物色者，年貌形容固若是耶？」曰：「是也。」曰：「此吾弟子，汝欲得之，盍從我來。」乃攜手從石壁上行，俯視萬仞，風聲颯颯然從足下起，魏甚懼。天向晚，霧靄蒸山谷，不見手足，賴道者提攜得不墮。久之，至一境，山四環若城，中豁然平坦，可百數□里，雞犬民居甚眾。道者引之至一室令居之，曰：「吾徒已出矣，汝安心，勿他往，須三日後始來。汝在此待之。」道者遂去。魏心疑，夜不成寐，起，秉燭視室中，四壁排列者皆書籍也。抽數冊覽之，皆不解。翻閱久之，得一冊，皆言馬之形體情性及其聲音芻秣者，魏本好騎，觀之有會心。已而天明，道者排戶入，魏方把卷，道者見之，微哂曰：「公門中人，乃如書狀子乘燭達旦耶？」魏言諸皆不識，獨此略有領解耳。道者就而取視之，曰：「此書汝尚好看。」因試舉書中旨趣以問，魏答其二三，因為魏講解。如是者又一日，道者忽偕一人入戶，視其形貌如莊所言，即以書授魏，并令其人從魏往。魏不識途徑，其人挾持之，翹足聳身，自絕壁下，遂至大道。魏諗其有絕技，途中輒禮下之，其人則談笑如無事者。至省，莊見之，果然，命繫而訊之，一一皆承。時同時有大案數起，試以詰之，其人亦立承，於是刑有日矣。魏念道者疇昔之誼，具酒食餉之，語且泣。其人笑曰：「吾將解脫矣，不我賀而泣，何為者？」魏疑他案非是，其人笑曰：「奴輩不能獲真盜，徒枉平民，我獨承之，不乾淨了當耶？且我即抵罪，盜烏能脫我手者？」魏歎息去。其人竟斬首，魏遂以都司保用，然歎咤不已。

逾年，有客來訪，則曩時人也，云師命來索書者，魏疑其鬼也。其人大笑曰：「皮相者，前謂我川沙人，今復謂我真死耶？疇昔之夜，我執得巨盜，攝以自代而脫去。行刑者不知，不謂子亦不知也。」出書與之，詢師所在，不答，掉頭去。魏自是以馬術冠江南，久益與馬狎熟，至以馬鳴定狼山總戎之死焉。

陳雲巖拯某都統

海寧陳雲巖方伯孝昇嘗官甘肅平番令，性揮霍，置驛延賓，有鄭當時風，而好拯人之急。會有某都統被譴戍伊犁，假道平番，雲巖厚待之，復贖其行，某感甚。後某復起用至陝甘總督，時雲巖已虧帑落職，為彌其缺項，待之如上賓，迭上疏保之，不□年，官至雲南布政使。錢塘陳香谷中丞桂生時方為某邑令，欠課五千金，計無所出，欲自盡。雲巖聞之，令人見，呵之曰：「五千金，細事耳，若乃欲以性命易之乎？」袖出一紙給之，則五千金藩庫實收也。香谷感激涕零，以其曾祖勾山太僕與文勤公同朝，通譜誼，遂以叔事之。

雲巖性介，不阿附和珩，和銜之。會福文襄王出師征苗，以函取庫金二□萬，雲巖與之。而文襄薨，未及補贖，大吏劾雲巖浮銷，著賠。和遂追令赴部對簿，不得辯。在獄兩年，嘗受恩者餽贖盈萬，陳以所虧太鉅，不能償，則悉以所贈者周同繫之人。未幾，沒於獄。時和已敗，其家屬乃得援赦免追。

劉其中排難濟急

劉其中，名敬祖，桂陽州人。當鄉試年，州人士自武昌歸者，【時湖北、湖南秋試合闈。】多困乏。其中商於衡州，日詢歸舟，遇州中舉子，輒資其用，還則受之，終不問其所貸之多少，以此得俠名。為人排難濟急，人來謝，不自居功也。其弟範，以納費選西安府經歷，布政使郭某見範，問之曰：「桂陽劉其中為族人耶？」範驚，起立而對曰：「兄敬祖之字，何自識公？」郭揖範

上，設賓主禮，曰：「吾昔者困於漢口，其中不問名姓，假二百金得歸。心不敢一日忘，為報賢兄，藩司俸祿厚，可償前負矣。」

海鹿門解圍

海保，字鹿門，裔出自襄陽孟氏。先世忠毅公喬芳以從龍勳隸旗籍。海侍其父宦吳，弱冠從李兆洛游，兼精騎射、擊刺、拳勇、超躍諸藝。性任俠，負氣好義，見不平事，不惜以身殉之。蘇州玄妙觀，郡人游觀之藪也。士女日集，恆萬人，諸惡少見游女必環而尾之，困之重圍，恣意戲侮，分劫巾履簪珥，曰打圈。海少時，嘗與人挾一雛女得免打圈之辱。

先是，女偕一童游觀，猝遇眾無賴，窺其意不善，亟攜童踉蹌反走。眾麤綴要遮，女東亦東，女西亦西，肆口穢謔，女不能脫。海適見之，大憤，攘臂躍入人叢，橫身要截，厲聲叱曰：「止，鼠子不得無禮。」眾無賴怒，一人遽前以掌擲海面，海佯身，疾出腋下，反掌搏其背，復以趾踐之顛，一人踵而前，又顛之。連踏四五人，餘不敢繼起，始紛紛鳥獸散，圍遂解。

汪太太捐資助書院

汪太太者，為汪石公妻，石公乃兩淮八大鹽商之一也。揚州有安定、梅花兩書院，絀於經費，太太獨捐資數萬以為之倡。

唐秉政出幼孩於水

唐德權，字秉政，桑植人。魁奇有勇力。嘗赴鄂，泊舟江濱，有幼孩墮水，其母挽救之不及亦投水。德權見之，急躍入，游涌波間，久之，挈其母子以出。其家厚遺之，不受。

三少年護夏朝衡

衡陽夏朝衡幼有至性，以貧，行賈漢中。歸，遇客舟之被寇掠者，男女方踴號哭，心憐之，出百金資其行。同舟三少年異所為，問姓名，致禮焉。夜半，群盜遮舟索朝衡，曰：「劫客舟者，我曹也。汝舟有巨商能予人百金，餘金宜盡納於我。」朝衡懼，三少年起，各揮以杖，盜懼服，乞命去。朝衡喜，謝三人，且請姓名，則笑不答。至鄖陽，三少年辭去，朝衡謝以金，復笑不取，曰：「我輩亦盜也。敬公義，故改而護公。」不顧而去。其夜復來，謂朝衡曰：「吾輩劫人多矣，見公所為，自恥其盜，故不敢告姓名，今願從公歸。而前所獲資盡不義，不宜仍以自污，公能假我一室乎？」朝衡喜諾。三少年從至衡陽，以力作自食，數年，各娶婦生子。後始知此三少年者，一姓王，二皆姓劉。

王九峰送鐵冶亭

王九峰，名之政，丹徒人。性磊落，慷慨有丈夫氣。與滿洲鐵冶亭制軍保交最密，鐵督兩江時，王每赴江寧，相依必數月，所贈多不受。及鐵獲罪，有烏里雅蘇臺之行，一日夜，襍被至清江，依依不能捨，淚隨語下。復親送其眷□餘程，過山東界始回。

王仲瞿欲刺和坤

王仲瞿，名曇，以掌心雷之說廢棄終身。然仲瞿實工劍術，鍊青鋒二納之鼻中，顧不輕示人。時和坤當國，權傾中外，有炙手可熱之勢。仲瞿負盛名，坤嘗籠絡之，仲瞿亦與往來焉。

某歲，坤生日，張筵為壽，王公百官咸在，坤揚揚然有驕色。仲瞿忽離席而言曰：中堂耳目之娛備矣，然某以為猶有憾。公孫大娘之技，此鮮傳者，如有之，亦千古佳話也。」坤曰：「誰可者？」仲瞿曰：「非曰能之，然願獻末技為中堂壽，不識府中亦有干將、莫邪否？」坤顧左右取劍，劍至，仲瞿手折為二，曰：「廢鐵耳。」連易數劍，皆如之。坤驚顧左右，令往臥室中，見有錦袱重裹寶匣而鑄者，取以來。及開篋視之，則倭刀也，光燦如新發硎。仲瞿睨視良久，曰：「較美矣。」言未竟，已曲之成環形。坤失色，仲瞿曰：「中堂惜之耶？」捧而直之如初，轉以授侍者。坤顧謂無好劍，將如何，仲瞿曰：「若然，則某固有隨身者在。」俯首大嘆，有白光二道從鼻孔出，盤旋飛舞，寒光射人，並仲瞿之形亦不可見，劍閃鑠不可逼視。忽有一白光飛向席上，砰然一聲，光遽收，色遽斂，仲瞿亦渺不知所在。眾方驚詫，但見坤呆立案側，案劃然中分，剖而為二矣。

及坤神色稍定，顧謂朝士曰：「孺子將不利於我，我有以處置之。」乃密奏高宗，謂妖人王曇行刺未成。高宗密諭步軍統領嚴緝，勿使逸。比戶大索，將□日矣，一日，高宗視朝，忽見御座旁有詩一首，詩曰：「黑衣隊本衛旋宮，灶與而今竟不同。翻手為雲都化瘴，秦頭壓日正方中。金輸瓜子韓王府，車走雷聲巫女峰。請得上方三尺劍，幾人妙手笑空空。」下有款識曰「妖人王曇」。高宗大驚，坤侍側，面如死灰，遽伏地請付刑部治罪。蓋仲瞿手筆，坤能辨之也。高宗令坤起，顧值殿官監侍衛，問有人私人宮禁否，僉曰：「無之。」謂坤曰：「宮庭邃密，渠乃能來，我亦無奈何矣。」坤出，乃諭步軍統領不嚴究。然仲瞿一擊不中，遽變姓名，南下江、浙，《虎邱山窈室誌》中所謂張祿變名，辛文改姓者，即此時事也。及嘉慶己未高宗崩，仁宗親政，嘗論樞臣，謂：「王曇若來京會試，朕欲親見其人。」說者謂府中舞劍，殿壁題詩，仁宗實備聞之也。

張予焯樂善好施

乾隆時，崑山有漆工祁天章者，年四□，無妻。張予焯與以金，勸之娶，祁諾，受金而去。明日，過祁，察其容，甚戚，詰之，不肯告。詢其鄰，曰：「噫，是以金歸而道遺。」張又貽以金，如前，語之曰：「爾有遺乎？」曰：「否。」如是者三，張笑曰：「汝欺我耶？」出金袖中，曰：「此非汝遺何？」祁大喜，以為誠然。道見賣菜傭失百錢，忿欲死，張呼傭至家，令家人秤菜而陰置百錢菜甲中。錢墮地，張佯驚曰：「爾錢乃在是。」張家故素封，以樂善好施遂中落，而施不衰。一夕歲除，慨然語其妻曰：「吾往歲除夕，每懷金二□兩饋貧交，未嘗有餘。今饋損於前而金不盡。」言未既，有相訪者，出餘金予之。歲饑，平價糶於其鄰，不計值也。張，字潛文。

姚姬傳作袁子才墓誌

姚姬傳主講鍾山時，袁子才以詩號召後進，姚與異趨而往來無間。子才嘗以門人某屬姚，願執贄居門下，姚堅辭之。及子才死，人多勸姚勿為作墓誌，謂其人率皆生則依託取名，歿而窮極詬厲。姚曰：「設余於康熙時為朱錫鬯、毛大可作誌，君許之乎？」曰：「是固宜也。」姚曰：「子才，正朱、毛一例耳。其文采風流有可取，亦何害於作誌耶？」

饒流泉平治道途

饒尚芳，字流泉，龍山監生。初，家貧，負販為業。由縣至湖北之來鳳，路僅□餘里，然艱險不利行。尚芳往返，則慨然曰：「吾終當易此為康莊也。」已而果然。

王冰確修路

王冰確，字賓恪。無兄弟，無妻子。居無廬，冬無衾，夏無帳，歲假隴上小茅舍，召村童訓讀以資生，夜則投僧寺而棲，或倚亭檐宿焉。奇窮矣，而孳孳行善事，輒瘁心力於橋梁道路間。自其所居之山後撞鐘石至白果市，春雨冬雪，滑不可行，其後鑿礪石，成坦道，則冰確募修力也。衡之人感其意之誠，操之廉也，他募或不應，冰確募，無不應者。其歲獲訓蒙資，自給饗殮外，偶有餘，必以供修路費。或憫之，或且嗤之，然山前之有路當修者，每延冰確為募主，或並請其監工焉。

馮鐵匠夫婦之俠

馮鐵匠，故世家子，其先四川忠州人也。高祖紫，事世祖，以武功致通顯。曾祖建庸，承父蔭，入監讀書，例得敘縣丞，自以將種當執干戈衛社稷，具呈請改武秩。世祖壯之，特旨用守備，發甘肅，隸寧夏鎮標，以驍勇聞。同列忌之，譖於鎮將，被嫌疑，幾中危法，會病免。臨歿，戒子孫，寧行乞，勿為材官。祖若父承先志，絕意功名，以貧，不能歸故鄉，遂家寧夏。

馮生有膂力，軀幹雄偉，又聰穎有夙慧，束髮受書，琅琅上口，剛經柔史，以次淹通。父早喪，奉母孀居。年□七，以寧夏籍入泮，二□，食廩餼。旋娶延安沙氏婦。未逾月母亡，遂棄書不讀，喪葬畢，挈婦走延安，為鐵匠以自給。工作有定時，所得資數一日用即已，不求有餘。所鍊鋼純粹無疵，延安市上稱絕技。暇則手雙鐵丸，磨盪不稍息。婦美而賢，黽勉作苦，終日無疾言遽色。有時馮出游三五日不返，或至□餘日，家無餘儲，婦質荊布，亦不怨。人愛其鍊冶之精，而患其能事之不受迫促也，恆斃亡，以薪米餽婦。婦受而簿記之，歸以告，則稱其值而償以器。延安去寧夏遠甚，人固不知為膠庠之彥，遑論先閥，然工良器利，外和

藹而內狷介，馮鐵匠之名遂大著。

延安為邊塞要隘，與榆林毗連。乾隆時，山谷之間萑苻不靜，有司苦之。營汛尤甚，往往一巨案報勘，輒有揭帖，警告文武，戒勿妄捕，甚且取其相服，封其祕函，署名馳書，置於左右。或竟錄其貪緣祿密之商推語，房闔背人之呶呢語，載明時日，一一告之，以示一舉一動之皆能洞察，大好頭顱，直我輩囊中物也者。是蓋世宗招致亡命，嗣皇屏斥，散而之四方者，所在皆是，故官吏以文告為緝捕，虛應故事，漏網吞舟，非一日矣。

會神木縣民某以嫠婦奉邁姑，撫二孤，居縣城之南三里許，突被淫掠，婦不屈死，財物罄盡，報勘經年，久無耗。適縣令以履勘旱災過其地，里正忽報一無名尸，脰斷而未殊，血液模糊，僵伏道左，似遭仇殺狀。令檢視之，短小精悍，鬚長及腹，而懷中得寸紙，大書曰「此淫掠某氏之盜魁也。此盜不誅，是無天理，官不能捕，我為殮之」云云。下不署名，繪二馬，小寸許，一伏一立，一昂首長鳴，皆極神駿。令大驚異，亟瘞盜尸，招屬認領，詳視所書，蜿蜒屈伸，得草聖真傳，愛不忍釋，以事涉怪誕，遂不附卷，然屍亦卒無有認領者。

延安城外有長隄，隄多植柳，曰柳湖。春秋佳日，一碧如油，都人士聯袂游觀，興復不淺。某歲三月值郡試，太守局門坐堂皇，按名給卷畢，退食稍憩。及放牌，復出升座，於案上得一紙，字倣歐陽率更，秀骨天成，尾端繪二馬，紙上無他語，七言絕句一章也。絕句曰：「醉揭長竿認酒旗，柳湖風雨急如絲。我來多管人間事，春水粼粼一池。」守詢諸童，以為戲也。諸童曰：「無之。」更問左右以物何來，左右亦莫對。乃付首邑令，使察之。令機警，率幹役易服沽飲湖隄上三日，果有群匪轟飲，乘醉大言，意圖不軌。出不意，飛黑索繫之，得其三而逸其四，一鞫遂伏。蓋欲乘考試未畢，謀劫獄掠倉庫也。匪謀遂敗，守令慮計告者為匪黨之內訌，寢不問。

既而葭州、府谷、懷遠、甘泉、延川諸州縣疊獲巨盜，皆先有繪二馬者，通詞官署，指導窟穴，因而成擒，盜風為之一戢。葭州牧某，故首邑令也。得告密之件，訝紙尾二馬與延安獻詩者如出一手，稍稍與僚友言之，凡曾受此種揭帖之長吏，爭移書詢牧，而神木令竟以前所得盜尸懷中之寸楮呈大府，大府亦風聞延安、榆林之間，屢有繪二馬人告獲獲盜事，悉命呈出，一一驗之，若晉鄙合信陵君之軍符也。駭甚，乃通檄各郡縣，嚴密偵緝。

初，馮之去寧夏也，同學諸生問所之，詭詞以對。蔡旭與馮莫逆，特餞之，微叩所向，並以秋闈期近，有勸駕意。馮慨然曰：「當今之世，凡事皆可為，惟官不可為。武夫出入生死，為國效力，不足當讒問者一啟口之禍。文官玩愒因循，戀爵祿厚妻子而已，雖有賢者，一木焉能支大廈？某，傷心人也，行將挈山妻，走窮荒，雖行乞，所不辭，安能守此一衿乎？吾妻以不逾月之新婦，能割股和藥以盡孝於吾母，故不忍棄之，否則亦敝屣耳。」蔡請其所游之方，則曰無定。及隱於冶，蔡乃時時得馮消息焉。

越五年，蔡之外舅魏某以孝廉大挑一等，籤分陝西，得寶雞令，移權延安。蔡送婦歸寧，驟遇馮於市，短衣鬻面，坐冶爐下，爐火燿燿，映馮面，作純青色，驚不敢認。及見其妻，布衣推髻，雖在塵中，不改靜穆之舊，乃遽前執馮手，問何所取義而託業於冶。馮曰：「我固不辭行乞，冶不猶勝於行乞乎？」蔡大嗟嘆，時相過從。一日，蔡忽來別，謂外舅以捕盜不力，將去官，已亦將挈婦返寧夏。馮笑曰：「盜固不可治也，將誰尤！」後又數年，馮與妻中宵喪其元，一子生年矣，藉草臥下，幸免於難。宰官勘驗，門戶前後無盜跡，奇之。檢其中箱，惟破書中有一橫幅，繪事精絕，平沙捲草，二驥俯仰其間，神采生動，情景悲壯，下題「沙掩風嘶」四字，并繫以詩，警句云：「兼善不可得，獨善胡為者。借手一鋤兇，隱身鑪冶下。」其以二驥影「馮」字，平沙著妻姓氏，是又一幅閨中行樂圖也。宰愛不忍釋，攜歸，知盜之賊馮，為復仇計，嚴緝之，無所獲。乃捐資為馮營葬，樹豐碑於墓前，曰「俠士馮鐵匠夫婦歸骨處」。遺子頗馴謹，宰使與己子偕，就傳後，竟繼其書香。馮名搏，字翰飛，市隱後，人皆呼為馮鐵匠，罕有知其名字者。

曹王在報王怨

曹王在，上海人，為縣著姓。工制義。乾隆甲寅春，與沈大成同游廣州，客學使王東麓所，大成則館閩撫銅梁王中丞恕署中。越一年，王聞曹名，迎以為諸子師，大合樂，置酒，賓客咸會，具公服拜之，延之上坐，指謂眾人曰：「此江表曹先生，海內名士，即僕亦當師之。」曹遜謝不敢當，而王終席未倦。既罷，曹私謂大成曰：「我館人多矣，未有王公之禮我若此也。吾何以報之？」自是生辰及歲朝節日，王必具公服拜之，有疾，晨夕往問，暇即至館，與論文史。蓋由粵去閩，迄王之墓，如一日也。

王既歸葬蜀，家屬儒儒須，曹將渡江，其妻弟朱補園少詹招之試京兆。曹曰：「王氏諸子學未成，義不可他去。且因輿援以就功名，非吾志也。」後王家仍返銅梁，而曹以疾留。逾年，其家以鄉無碩師也，書來，言道遠家貧，不敢彊之行。曹欣然治裝，攜其長子閻關入蜀。有阻之者，曰：「此吾報王公之日也，即死無憾。」去數年，歸，過大成曰：「王氏諸子學皆成，其季汝嘉、汝璧尤刻苦，能趾美。吾死，可見王公於地下矣。」汝璧後入仕，以安徽巡撫入官工部侍郎。

李仲彭還東脩

連城李簡庵茂才有子名成文，字仲彭，亦諸生。境極困，以授徒自給。歲終，以徒學未成為愧，於東脩，有半受者，有全卻者，徒以感奮。嘗應舉，有人饋贖之，固辭不受，或遺其家，既而知之，即酬以古琴。

李七為主受刑

乾隆乙卯，宜綿督陝甘，好盤詰私販，凡回疆屯戍官吏私往來販玉者，盡被獲，立正典刑。有故巡撫某，貪吏也，以罪戍邊，使其僕李七往來販玉。事發，李挺身自認，謂主人初不知也。大吏齎以三木，李供如初，論大辟。

向永來負老主母

向永來，乾州人，向峰僕也。乾隆乙卯，苗變，峰遠出，峰母楊氏老不能行，永來負之逃。至張排砦，與楊俱遇害。

余觀德焚券

乾隆末，高郵知州孫某嘗負歛人余觀德白金五千兩，及余以索逋往，而孫病殆，瀕危，執余手以稚妻幼子為託。余乃為買宅於揚州小東門，任其家用，俟其子能就學，屬之名師，且時周給之，而焚前券。

徐明經分人以財

錢塘徐虛齋明經以誠生平關佛老，而好施與，閉戶教授，單寒之家，輒不計其脩，且歲時周卹之。乾隆季年，表弟范圻方髫髻，從父宦游，遭家不造，自數千里外扶父櫬歸，依明經，則曰：「中表亦同血胤，猶我弟也。」飲食教誨，無微不至，及其成人，為之授室，並給資使游秦、晉，為諸侯上客。明經之曾孫為印香舍人恩綬，有祖風，亦貧而好施，即珂之父也。

何春渚供厲焚樹月上粟主

厲焚樹徵君鶚之殉也，杭墓浦太史世駿哭以詩，有云：「泉路定應尋月上，斷風零雨說相思。」月上，徵君愛姬也，早卒，徵君有《悼亡姬》七律二首，極悽麗。徵君無子，歿四餘年，徵君及月上粟主俱委榛莽中，何春渚布衣琪見之取歸，送黃山谷祠，灑掃一室以供之。青浦王蘭泉侍郎袒且屬同人歲於忌日為薦酒脯以祭之。

成善還人媳

成善，滿洲人，冀州知州。時甘肅道員蔣全迪以冒賑伏法，子孫皆遣戍，妻孥流離覓食，至州界，妻病旅店中，因賣媳為婢。成買其媳歸，詢知家世，慨然曰：「等為外吏，豈可幸其患難，辱及家室，安知吾子孫他日不至此耶？」立遣還，並厚贈以貲，送其妻媳回籍。

紀某為丁氏子雪弑父冤

山陽丁佩弦富而吝，鄉人怨之，呼為鐵丁。丁聞之，亦自喜也，遂以為號。丁有子，冠矣，有女，笄矣，不為婚，不為嫁也。或問之，曰：「婚嫁多費，置之，俟其力能自致耳。」子能讀書，孝其父，見其父之焦勞也，每為其父勸。父不聽，言輒撻之，積

久，恩義益疏。而其子曾不之顧，涕泣甫過，則又笑語於前矣，雖百撻不去也。女聰穎絕倫，有艷名。鐵丁既不問婚嫁，少年得間，輒與女通殷勤，女不拒。其子既不得於父，又以妹之舉動為不然，亦時時規之。妹亦厭其兄之迂，又憐其誠也，面拒之，而陰於父前為之游說，故父子之間相夷猶未甚也。

邑有狂生紀某，嗜酒能文，好議論當世事。酒酣興至，輒面折人，邑人皆畏而遠之，女獨好與談。一日，里中演劇，紀半醉而往，遇女，紀遽前揖曰：「而翁老鐵無恙？」女大怒，猝拳之，折其齒，紀負痛不怒，惟大笑引卻。女反不自安，拾其齒，明日將送還。而紀書來，曰：「慕卿久，家貧不能具六禮。齒者骨肉之餘，既玉手親折，即留為聘儀，當勝於珠玉也。」女得函，沈吟久之置不覆，然自是斂跡不出門，不見人，惟時以言誥其父。繼見其父之意不可移也，遂奔於紀。紀無父母兄弟，家徒壁立。且女惟以女紅文字為活，間謁丁，丁以省嫁資為喜，轉有嘉禮。久之，紀有所親商於山左，招之，挈家去。女辭父，涕泗交頤，丁了無慘色，於是頑鈍無恥之名益著。年餘，又逐其子，蓋其子偶竊錢數百文濟一貧瞽之老者也。丁獨與群僕居，無何，中夜為人所殺，莫知主名。諸僕得丁子於室，因偕丁族人執之送於官。官訊之，涕墮如縷，曰：「父死，我不獨生，死可也。謂我弑逆則冤甚。」裔以父為何人所殺，則稱不知。按察某疑之，延其獄，不遽斷，而其事已傳播遠近。會學使按臨濟南，按察往迎，學使力言其冤，按察以未獲正兇終不釋也。丁子在獄久，歷諸艱苦，自謂必死，再閱月，獄卒忽寬待之，移至一室，枕褥衾榻悉備，丁子怪之。已而獄卒言學使署中有人來謁，視之，則紀也。紀在山左得學使識拔，已為人幕之賓矣。丁子前慕紀，未嘗正視，至是慘怛之中，頗有慚色。紀詢得顛末，蓋丁子雖被逐，然不忘其父，夜分俟父熟寢，輒往省視。是日見父死於牀，大驚而呼，遂為眾執。丁之族人則謀分其產，計莫如先斃其子，因厚誣焉。紀聞之，乃告學使再請按察嚴詢諸僕，盡得其情，果諸僕恨丁之刻，合謀弑之，而嫁罪於其子。案既成，丁子始謝紀奉夫婦。紀將為之議婚於大家，丁子不欲，繼乃自言前為父所逐時，宿破廟中，見瞽女以星命度日，而絕孝其母，因留意焉。紀固不羈士，即為媒之。成婚日，路人皆曰：「鐵丁何其人，而其一子一女，乃皆畸人，何耶？」

樵叟救某宦出獄

峨眉之麓，林木蒼然，居民類業樵。某歲春，來一叟，鬚髮斑然，偻其背，扶一杖，時造酒肆飲，輒罄數□觥，餘晷則負鋤事樵。夜宿古剎中，默然未嘗發一言，如是者年餘。

一日，叟方輟飲步山中，突有老僕擁一女郎至，見叟，則下拜，叟拂袖逕去。時已薄暝，遂失所在，居人奇之，叩女郎以顛末。女郎操南音曰：「叟，游俠士也。我父宦於浙，叟乃來歸，自稱曰勇士。父奇其貌，禮之殊眾賓，叟安之，未嘗謝。明年，父遭權貴忌下獄，就道之日，忽失叟跡。明年父歸，未嘗不興言感叟也。」初，女之父下獄後，叟欲拯之者屢矣，猶以為未得間。會某相子好劍術，無師，欲募天下勇者精其術，雖萬金勿吝。叟挺然往，旬日之間，技大進，某相乃進叟而謂之曰：「子傳我兒，技乃大進，我實嘉子。子有何欲，我必從之。」叟乃乘間以女父事進，並告之曰：「能拯若人，感如身受。」父遂以是歸。知叟所為，感甚，誓欲跡之，顧病癘勿果，乃教女覓叟，跋涉長途，有日矣。今始遇之，何圖絕裾若此，施恩不望報，仁哉叟也。居民相與嗟嘆，始知叟乃非常人也。

九貓殉主人

汪均之上舍，文端公廷珍次公子也。其夫人飼貓二□餘頭，各有名號，呼之輒至。恆手調香餌飼之，貓不食，己亦不食也。夫人卒，貓號慟不食，方殮，躍入棺，伏尸旁不動。出之，則傍棺哀鳴，淚如雨下，不數日，或投池中，或入灶突，九貓悉併命矣。

吳婢救王僕

杭州汪大豐之族母有婢吳，頗婉順，母憐之，後病且死，囑二子善遣之。子體母意，厚賜之，遣老僕王某送歸其家。婢父母均前卒，兩兄皆無賴，所齎既誘盡，更以二百金鬻之遠所，音耗遂絕。久之，王以急事往閩，渡海遇蔡牽被掠，驅至一艇中。忽有呼之者，曰：「若非汪孺人家王伯乎？」王諦視，急呼曰：「吳姐乃在此，救我救我。」吳叱左右解其縛，謂：「兩兄皆匪人，蕩我貲，復計陷我。此間大出海捐千金購我，頗厚我。然所為不道，我微諷之，渠亦自危。然以群夥牽制，不能決行，當與之俱燼矣。」俄頃牽來，群盜傳呼曰：「大出海至。」蓋大出海者，舶主之尊稱也。牽短衣跨褶，婦則戎服裹頭，誠壓寨夫人也，惟皆徒跣耳。吳指王謂牽曰：「此我舊主之僕，昔蒙其惠，老且貧，勿責其贖也。幸送之歸。」牽諾之，贈以金，并一旗，曰：「執此，海道無阻。」王與吳大泣而別，歸以告其兄。時二兄鬻妹金已罄，計為盜亦得，入海投之。吳聞其至，即怒曰：「人之無良，我乃以為兄耶，必殺之。」牽為宛轉解釋，始抱頭覓歸。後牽敗，以巨礮自沈其舟，則吳果與之俱燼矣。

羅壯勇殺豪救婦

錦江某孀婦老而貧，有子遠出經商，三年不歸。媳方少艾，土豪某強委禽焉，不可，則將劫取之。姑婦夜泣，羅壯勇公思舉方為盜，過其屋，聞泣聲，伏聽而悲之，即躍下，授以囊中所獲，使他匿。是夜，豪方飲於室，有物若魑魅，忽入室，攫其首去。時川盜推壯勇為最便捷，其家疑為壯勇也。報官，並懸千金之賞以捕之，久之不得。嘉慶戊午，川、楚軍興，壯勇積功至提督。他日謁縣令，自言之，且曰：「法不可廢，請歸案待罪，可也。」令再三遜謝，乃銷案。壯勇以千金給豪家，曰：「若懸賞千金，是為我定價也。請以此自贖，何如？」

羅壯勇妻鬻身救夫

羅壯勇改行後，始娶妻，忽患奇疾，百方不治。一道人過門曰：「有方可救，但得錢三□千，乃可製藥。」羅自念貧窶，安得三□千錢，語其妻曰：「吾病且死，汝亦餓死耳。苟鬻汝，得錢買藥，則兩活矣。」妻不可，強之再三，泣而從之。病果瘳。羅既官游擊，乃遣人訪其妻，以重金贖還，為夫婦如初，報其鬻身救夫之義也。此事不足訓，然以視少共艱苦，既貴而厭棄其糟糠者，其厚薄之區，殆不可以道里計矣。

齊二寡婦救老尼

嘉慶時，有齊二寡婦王氏者，美而勇，且善幻術，工技擊，從夫鬻技四方，能著弓鞋立馬上，馳騁若飛。白蓮教匪作亂，橫突兵間，剽悍無敵。時夫死，齊方祝髮尼菴。菴多常住，官覬其利，誣老尼通賊，繫之獄，籍其產。齊素以拳勇教授鄉里，游俠多出門下，乃共謀劫獄，出老尼。既劫，則眾不可散，遂與諸游俠據山為亂，投入白蓮教，為教首，漸更男子服，改初志矣。

朱文正病中作墓銘

上海曹侍御疏劾和坤，身後始蒙優獎。當嘉慶己未，侍御子玉水舍人江將扶柩歸葬，求銘於朱文正公珪。文正病背癱方劇，舍人請俟愈後為之寄江南，曰可及也。文正曰：「不可，吾病，吾文且益真摯，愈於不病者。」乃流涕屬草。稿竣，請劉文清公埔書之。文清為避易數字，文正意不愜，復改定，而文清更書之，即後所刊石流傳者也。

黃竹岡送裴宗錫柩

黃壘，字竹岡，吳縣人。晚遊天台，儻然有遺世之想。更名雲鶴，稱吳中雲鶴老人。嘉慶時，嘗客皖撫裴宗錫幕，事無大小，悉諮之。裴調雲南，從之。裴卒於官，節相李侍堯兼攝撫篆，仍延之。未幾，裴喪歸，子幼，無期功親為護喪者，竹岡即辭節相以送之歸，蓋水陸萬餘里也。

俞文救秀才

俞文，蘇州人，世為紫陽書院門斗。嗜酒。嘉慶己未，有某生負富者金，庭辱於縣，會學使以試事按郡，諸生數□人訟某冤，且訐縣令受富者關白，不直，則大譟。學使懼，檄某丞雜治。而附郭他縣令素與院生有隙，思亂名傾之，密召文，屬其言不法事。翌日，當庭鞠，呼文，使指名，不應，則厲聲曰某某犯某事。文瞠目呼無之，且謂某某皆好秀才，會鞠者氣沮。文身被三木，一晝夜股骨折，脛露，卒無他言。後以獄解，得釋，徜徉於酒者又二□年，始卒。

王誠救毛大瀛

毛大瀛，寶山人，原名詩正，字又萇。乾隆時諸生。工詞章，充四庫全書館謄錄，議敘州同。嘉慶丙辰，從勒保平達州教匪，計擒賊首，敘功，賞戴花翎，擢簡州知州。庚申三月，匪渡嘉陵，犯成都，大瀛被檄募勇遏之。匪竄州境，大瀛率三百人迎擊於土溝橋，斬獲無算。匪大至，兵潰，匪飛戟刺大瀛，大瀛仆。其僕王誠急冠大瀛冠，效紀信故事，為誤匪計。匪寸磔之，截其首去。而大瀛身亦被□餘創，腸出腹外，手持稍，罵不絕口而死，時年六□六矣。

龔龔奠顧澹湖

顧公燮，字丹午，號澹湖，又號擔瓠，吳郡老諸生也。少從學於陸桂森、張九葉，既入泮，試輒高等。中年放曠，不事舉子業。長子早卒，次子好游蕩，逐之，走至安慶，有悅之者招為婿，不復還，竟無後。澹湖有義僕曰龔龔者，歿後，每清明，寒食，輒攜孟飯卮酒以上塚，焚紙錢奠之。

何玉鑑慷慨好義

何玉鑑，字明選，桂陽監生。慷慨好義。嘗從婦翁范宗裕於東鄉縣令任所，有饒向榮者，貧士也，玉鑑憐其才，請於宗裕，延為童子師，復傾囊贍之。向榮勵學三載，入翰林。又縣民某女許嫁一士人，後以其貧而悔，訟於官，其婿恚欲死。玉鑑助以百金，使成禮。士人賦詩贈玉鑑以為謝，有云：「鏡眉別畫傷千古，故劍重還待二天。」

林清周給曹綸

曹綸，漢軍正黃旗人。父廷奎，貴州安順府同知。乾隆庚戌，綸隨任高郵，時林清為糧道隨役至高郵查漕，與綸識。廷奎有廉聲，卒之日，益拮据。綸歸都，妻子鶉衣百結，綸出外供職，則衣敝袍，自與妻子析薪執爨，日或不給二鬴，則市饅飴以充飢。嘉慶丁卯春，綸臥疾不出，忽聞叩門聲，啟視，則清也。握手道舊事，清愀然曰：「公子一寒至此，清雖力薄，然通財濟乏，義也，何敢辭！」即與以白金數鎰，尋遣人持衣數襲贈之。夏四月，病起，造清之門，清約綸為兄弟，綸有乏，清必給之。

白蘭花募賑捐

嘉慶中葉，有漕督某者，素剛鯁，惡淮商周海門之豪侈而劾之，三疏不動。一日，某忽自至其家，置酒飲宴，歡若兄弟，一時群詫之，久乃度其奧援之有自也。嘗於春日飲客花下，與客縱論古今豪傑及劍俠，海門拊膺曰：「吾聞劍俠之術亦非所難，而環顧當世，乃寥寥如曙後星，何也？諸君亦曾有此遇否？」座有少年起而對曰：「有之，且嘗一見之，其人蓋在縲絏中也。」

海門亟問何人，客曰：「其人不知姓名，或謂為鬱林州人。其入人家，無冬無夏，臨去，留白蘭花一翦，不知其所自來，世所稱白蘭花者也。」眾請畢其說，客曰：「白蘭花無居止，無蹤跡，往往無意遇之，求之又不可得。庚午，東江大水，民漂蕩者以萬計。請於官，官不賑，某董事倡募義捐，應者寥寥。董事夜寐，置捐冊於案，明旦失所在，而餅中插白蘭花一，大驚。越三日，有人持捐冊來，且促董事往任散賑之事。董事素識其人，問所從來，曰：『途中有人以此給我，囑來相邀，且云待於河干。』」董事視其簿，則平日所號為老慳者，皆樂輸千百，最後則不肯認賑之某官，亦捐白金八千，且鈐有縣印也。於時趨而前，至河干，萬鍾之粟，千鎰之金，已立具。事後追問，莫知其由，以意度之，其為強迫可知。自是白蘭花之名大噪，巨室豪右，中夜嘗無故自驚，以為白蘭花至也，跡之，無朕兆。某將軍以海寇發，率師船巡海。一夕，舟泊虎門，即座艦宴客，妓女數□人左右擁抱。將軍宴罷，留妓侍寢。將軍起，則白蘭花儼然在案，大駭，久之，無異，疑而遍檢舟中，無形影。已而用印，則印字已磨泯不可見，而別有篆文『粉侯』二字，幕賓識之以告，將軍大怒，潛召工更摹刻焉。」

魏長生有俠氣

魏三，名長生，四川金堂人，行三，秦腔之花旦也。入都時，年將三□矣。時都中盛行弋腔，士大夫厭其囂雜，長生因之改秦腔，名動京師，王公貴人無不願識之。其為人有俠氣，納蘭太傅孫曰成安者，初與之狎，後遇事遭戕歸，貧無以立，長生時周恤之。

王應祥代人償逋

永嘉王應祥，字國楨。初讀書，以家資中落遂自主會計，以善治生漸饒裕。性慷慨，商人梁子藏以負逋無措，將就死，乃假以多金，並為轉賣於他人，至期不償，更自鬻田宅以償之。

郭家彪慷慨好施

郭家彪，字春坊，湘陰人。生而溫約夷愉，與人無競，而慷慨好施。家故饒裕，諸父豪宕，或日費數□萬錢無所惜，家彪亦夷然，不為有亡之顧慮也。親故假貸，輒如其意以去，或貸於他人要一言為質，及期爽約，而責償於家彪，亦不拒。歲中為人理宿逋，率至三四，久之，往往不讎，則毀其約契。會歲大侵，家以中圯，然志在淡泊，不以豐約易度，布衣糲食，蕭然自得，益以濟人為務。且廣儲方藥，病者踵門求乞，手劑與之。自尋常草木、馬勃、牛溲以至丹砂、鍾乳、千歲之苓、尚方之淺諸奇珍物，無所不蓄，亦無所不施。其尤貧者，輔以羞餌，使人日再問焉；疾革，躬三問焉；沒後，里人言之，輒涕泗交頤也。

程升清釐汪滋畹債

有程升者，汪閣學滋畹之舊僕也。閣學官翰林時，升年逾六旬，閣學有友人為之買妾，令升送之入都，堅不從，且以大義責之，乃遣妾別嫁。閣學卒，逋負累累，負之者亦復不少，升終年跋涉，而為之清釐，不以為勞也。

駱六救陶覺齋

駱六，寶坻人。幼為陶覺齋僕。嘉慶癸酉，六方從陶以翰林在文穎館校書，時仁宗秋獵木蘭，教匪林清勾結內監張泰、王福祿、劉得財等作亂，京師震動。數匪入館，駱藏陶複室中，扃其戶，自索器謀拒之，苦無械，乃折桌足持與鬪。匪削以刀斷四指，暈而仆。匪入室，虛無人，遂出。時皂隸數人伏草中，匪去，乃出閉館門，陶與諸人共守之。事平，駱殊未死，移歸邸，漸蘇，陶厚待之。其後陶每陸見，宣宗輒問義僕駱六尚在否。陶養之，終其身。

六誠樸無他長，不知機械變詐，故臨難忠奮，有古人風。年七□卒於家。子滿倉，有田二頃，陶所賜也。

郝某雪邱夢餘冤

山陽邱夢餘孝廉舛少孤苦，無恆業，儉衣削食，積脩脯若干緡，權子母，久之，子本相俸，生息漸裕。有猾吏利其貲，踵門求貸，既貸，竟不償，乃訴之郡。吏以貲賂守，不之理，促之，守怒，辱夢餘於堂。夢餘乃上控大府，吏恃其狡，冤不雪。同舍生有郝某者，憤甚，招諸生集明倫堂，問吏罪，眾畏縮不敢前，事遂寢。

陳稚峰待妻弟

陳稚峰之遊滇也，以妻弟許某有采銅之役，固請與偕。一年而許卒於滇，失銅價至三千金，孤懸八千里外，勢且不返。稚峰經紀其喪，竭力營救，滇之當官者咸高其誼，卒償所失銅價，載許與其族人之柩及妾若遺腹子，間關以歸其家。

新城陳氏義田

自北宋范文正公以來設置義莊，至本朝，崇尚風義，凡以義田義產敬宗收族上聞者，歲不下百□家，其父子兄弟廣續推衍，立法之善及其後遺澤之長者，則莫如江右新城陳氏。陳據高貴已百年，自贈光祿大夫道始置義田二千石，其諸子金衢嚴道守誠、陳州府知府守貽、內閣中書守中、江蘇按察使守訓、內閣中書守譽，先後增益學田、祭田、小宗義田至七千石，嘉慶時詳具文簿，牒於縣府行省，以達於部，得旨旌獎。時光祿之孫倉場侍郎觀、禮部侍郎用光，曾孫工部侍郎希曾，均在朝列，具摺入謝。仁宗召見而垂詢焉。而希曾兄浙江道御史希祖、用光姪翰林蘭祥，及其他封胡羯末官曹郎監司、取甲乙科者，期功房從中多至數□人，可謂盛矣。

沈芳周貧乏

嘉慶時，長洲有女士沈芳者，字夢湘，為諸生顧春山繼室。好讀書，耽吟詠，兼工繪事。所售筆墨之資輒以周貧乏，曰：「吾無饑寒憂，留此何用？」